

知公再為蒼生起  
不是尋常刺史行  
**蘇軾** 頽大夫廟  
人情難強回天

爭曲直苦語費搖撼  
大夫言何柔暴主  
意自慘荒祠傍  
孤塚古隧有殘坎  
千年惟茅焦世亦貴  
其膽

不解此微言  
**李迪** 題河陽後城平嵩閣  
南指嵩高北太行大

河中出貫靈長君王不恃  
金湯險自有仁恩結萬方  
**陶弼** 途次葉縣  
三月官

林一花千萼費春心  
葉公城外襄河北  
一樹無人色更深  
**歐陽** 修行次葉縣  
渡

汝河流暮宿楚山  
曲城陰日下寒  
野氣春深綠征車倦  
長道故國有喬木  
行行漸樂郊  
東風滿平陸

**雨後獨行洛北**  
北開望南山明嵐雜紫烟歸雲向

橫落照前依依半  
荒苑行處獨聞蟬  
**侯氏** 縣作  
亭候嶽郊畿人家嶺

竹繞寒溪道上行  
收穗桑間晚  
**初冬** 歸襄城故居

日落原野晦  
天寒間雨開  
牛羊遠  
去鳥雀空  
簷

外還禾黍日已熟  
杯酒聊開顏  
**邵雍** 經陝州  
吾祖道

南分一方開  
周為太保封  
陝輔成王  
歲月裝  
**洛下**

遼邈山川造渺茫  
世孫雖不肖  
猶解憶甘棠

**園池**  
洛下園池不閉門  
洞天休用別尋春  
縱游只好儘  
荒臺榭景纔真  
虛名誤

了無涯事未必虛  
名總到身  
**黃庭堅** 新息渡淮

無處可軒眉  
照面淮濱喜  
自知風裏麥苗連  
地起

別離落日江南采蘋  
**送彭南陽**  
南陽令尹振華

去長歌柳惲洞庭詩  
**送彭南陽**  
三月春風困柳

攜手河梁愁欲別  
離魂芳草不勝招  
壺觴調笑

民訟賓客風流醉舞腰  
若見賢如武侯者  
為言

仕聖**王安石** 書汜水關寺壁  
汜水鴻溝楚漢關

咫尺商於地便  
**韓維** 過邵堯夫居  
竹塢斜開

入高卧淡薄見平居  
亂水隨醜引殘  
**劉子** 暈過



中 逐鹿營營一夢驚事隨流水去無聲黃沙日傍

荒臺落綠樹人穿廢苑行遺恨分香憐晚節勝

遊飛蓋想高情我來不暇 汴堤 參差歌吹動離舟

論興廢一點西山入眼明 汴堤 宮女張帆信浪流

轉盡柳堤三百曲 文天祥懷許遠 趙師哭玄元義

夜橋燈火看揚州 文天祥懷許遠 氣震天地百戰

奮雄姿鬪妾士揮淚睢陽水東流 雙

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為賊遊說

金完顏壽梁臺 汴水悠悠蔡水來秋風古道野花

吹雷瑄信陵館已遠誰憐抱關人徑攜一壺酒往

臺 醉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其木幾為薪泉扉鎖長夜

千載不復晨昔為賢俊遊今為狐兔隣豪貴竟安

後無聞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園春 元好問遊黃華

山 黃華水簾天下絕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

高歡宮銀河下濯青芙蓉昨朝一游亦偶爾爾更

覺摹寫難為功是時氣節已三月山木赤三無春

容溪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

忽當眼芥蒂一洗平生留雷公怒擊散飛電日脚

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

輕明圓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為雄歸來心魄為

動蕩曉夢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節杖每恨勝

景不得窮携壺重來 下宿道人已約山樓紅

元李準登汴梁城 天上曾聞玉輦過金城千里帶

飛太液波燈火樓臺空市井風雲冠蓋盡 馬祖常

丘阿惟餘畫角聲中猶是流沙磧裏歌 馬祖常

洛中二首 龍門三月洛波清正是花時過故京 博

望梁園是故鄉懷歸夜夜夢池塘春 楊果洛陽懷

城碧樹淮南路飲酒當年似漫郎 楊果洛陽懷

古洛陽雲樹鬱崔嵬落日行人首重回山勢忽從

印休驚季子來惆悵青槐 陳旅咏懷慶王節婦 長

舊時路年年無數野棠開 陳旅咏懷慶王節婦 長

飄泊渺烟鴻窓竹寒粘雨淚紅檜楫不遊淇水上

柏舟仍見衛風中 蘇文眉曲秋機斷鷺影低回曉



鏡空贏得名公驚  
表千年光跡  
王軍渡城懷古  
尚父祠荒草

在陣圍圍飛架冰  
石馬門空半夕  
暉竹

簡有光陵  
耶律楚材梅溪  
竹邊斜出兩三  
枝安

專甘著虛  
名博禍機  
風前總恁宜  
小苑清香

無處著多應  
引玉泉詩  
湛然垂老不  
愁貧得

與梅溪作主人  
問訊水華無  
恙否香魂應  
也長精

神楊真金谷行  
洛陽園池天  
下無金谷近  
在西城

齊奴齊奴豪奢  
誰比數酒酣  
愛擊珊瑚株  
後堂春

風滿桃李中  
有一枝名綠  
珠千金買步  
障百金買

觀能時時吹  
笛替郎語雲  
腮霧戶長歡  
娛層階欲

下須人扶豈  
料一日能損  
艸紅飛玉碎  
頃刻裏空

使行客悲躑  
躑樓頭小婦  
感恩死君臣  
大義當何如

劉基大梁懷古  
昔有信陵君  
乃在大梁城  
親為

士倒屣延豪  
英請門謁朱  
亥虛左上侯  
羸袖推奪

兵符救趙  
蜚英聲河外  
走蒙驚宗社  
賴扶傾于今

不可見寂寞  
傷人情在昔  
信陵君勞謙  
實弘度

好士天下  
稀賓客遠傾  
慕救趙奪兵  
符掃清邨

霧歸來全  
大梁秦甲讐  
東顧魏王木  
偶人心自

成靈譏言  
一以入危石  
不可據日落  
西河陰歌

怨零咏王子  
喬深官洞房  
不稱意却駕  
白鶴尋軒

轅虹霓為  
旗雲為旛飄  
然乘風上崑  
崙王子喬去

何之朝發  
暘谷暮崦嵫  
六龍九鳳相  
追隨穆主西

上不得王  
母訣胡為元  
氣獨爾私王  
子喬去不還

后稷功業  
巍如山猶有  
九鼎知神奸  
王城日久生

菲菅爾獨  
胡為白雲高  
啓大梁行  
砥西去咸陽

間王子喬  
空長嘆昔為  
都官關中天  
碧雲起車聲

千里魏王  
此地昔為都  
官關中天碧  
雲起車聲

鞞夜未休  
帶甲十萬名  
蒼頭撞鍾列  
鼎宴上客奉

金走幣連  
諸侯信陵真  
是賢公子富  
貴不驕天下

士已訪侯  
羸到里門復  
迎朱亥經屠  
市傾身折節

世莫同緩  
急意賴斯人  
功却取秦軍  
一椎破七國

震動閭英  
風古城重過  
為搔首幾度  
春風落楊柳

沼上應無  
鴻鴈來苑中  
只有秋狸走  
立馬塵沙日

欲昏悲歌  
感慨向夷門  
豪華多少同  
銷歇獨有高



名今 睢陽廟 維昔天寶末 君主寵奸虜 雄邊委強  
尚存 睢陽廟 維昔天寶末 君主寵奸虜 雄邊委強  
榛莽河南北 二十州 義士誰集 侮兩公 起誓眾 勵哭  
告玄祖 橫身過 其衝 紅淮保 安土 孤城無 全堞 百  
戰霜 月苦力 窮援不 來嚙 紙罵益 怒殘 兵日饑 疲  
秋風 什旗 鼓男兒 不主 降一死 冠今古 故鄉有 遺  
廟俗 祭巫 屢舞 丹青 網塵中 爽氣 猶可 覩嗟 今屬  
交亂 戎馬 正旁 午臨 危肯 捐軀 如今 未多 數獨 立  
為悲 傷斜 灑池 道中 九月 忽又 莫吾 行秣 自傷 秋  
陽下 寒楚 灑池 道中 兼人 共老 愁與 路俱 長野 果  
迎霜 赤園 花帶 雪黃 故黃 河水 一千里 四折 東流  
人相 慰藉 日晚 引壺 觴黃 河水 一千里 四折 東流  
歸渤 海渾 濤濁 浪深 無底 舊傳 一清 三千年 聖人  
乃出 天下 安河 水之 清一 何少 吁嗟 至治 何由 還  
我願 河水 年年 清聖 人在 上灑 池縣 王丞 君驅 虎  
聖復 生千 齡萬 代常 太平 灑池 縣王 丞君 驅虎  
歌 灑池 之堯 最多 虎道 路行 人共 愁苦 狂風 吼怒  
有瘡 痍手 摩撫 下車 走謁 城隍 廟親 寫文 核對 神  
語為 言幽 顯雖 有分 我與 爾神 均守 土猛 虎今 茲

實害人 責不在 予還在 汝早 遣惡 類離 境中 爾神  
無愧 為民主 精誠 一念 既感 孚陰 逐潛 驅固 其所  
驛使 郵夫 中夜 馳明 農賈 客凌 晨聚 前時 出戶 即  
畏途 今且 連村 皆按 堵堵 童誰 藉藉 相謂 言孰 使吾  
人樂 居處 我侯 之德 與神 通故 今孽 沴成 銷沮 豈  
不見 古來 循吏 美蹟 多虎 有渡 江及 渡河 灑池 之  
事同 不磨 王侯 方孝 孺洛 中有 感前 年停 車示 水  
王侯 柰爾 何  
事堂 是時 梁園 花亂 發遊 蜂乳 燕春 滿牆 綠酒 浮  
觴面 玉白 綉衣 耀座 腰金 黃豈 知造 化不 容物 俊  
傑俄 為土 中骨 重來 訪舊 無一 存冠 蓋年 華兩 飄  
忽堂 中遺 跡劇 人意 粉圖 素壁 銀鈎 麗道 廣常 懷  
濟物 心數 奇竟 負匡 君志 文章 爛熳 空自 苦政 術  
廉平 索誰 繼官 僚薦 書嗟 我遲 妻子 思家 歸未 遂  
感此 臨風 涕淚 垂出 門上 道風 塵翳 西行 境內 五  
百家 到處 逢人 稱善 洽洛 陽城 中迎 歲新 正思 昔  
日梁 園春 河南 忽過 張少 府意 氣遂 同鄭 老真 臍  
樽盈 庭花 燦燦 銀燭 照夜 光鱗 珣登 高訪 古隘 八  
極勸 酒咲 談驚 四隣 我被 虛名 浪羈 束奔 走煌 煌  
煥不 熱明 朝又 渡灑 水西 行李 再經 燒棧 北丈 夫



會合當有時各新歲洛陽遇張公懷鄉戀闕雨  
展忠貞報王國然回首江南  
八千今日堆悲復堪義皇古神聖御寓  
喜洛陽城裏度新年三皇初若若大河  
上龍馬出負圖一云蔡水陽亦有龜瑩如聖心與  
天契奇交昭軌模七六前後列八九左右俱出茲  
啓後聖大易遂以敷維陳有遺臺下趙雅河清詩  
有靈著枯偉哉方冊存萬古開羣愚  
聖君登大寶天眷集皇明日月開黃道江山壯  
玉京參天成化育率土樂昇平盛德堯同大重華  
舜金穰戎夷修職貢海嶽薦嘉徵合頤禾呈秀分  
岐麥效禎野蠶繞進籬白象復來廷神后騶虞見  
龍山寶蔡呈昔聞倉海宴今覩大河清湛湛真同  
渭滔滔豈混涇導源從積石凝潔自韓城秋色連  
瓊島寒光映玉灑清光千里瑩銀漢九霄澄上表  
來藩國推祥驗瑞經八方歸潤澤萬物遂滋榮靈  
應誠希遇謙恭不自矜臣民逢盛事朝野沸歡聲  
景貺圖縑素貞符紀汗青誰論麟特出不數鳳來  
鳴忝署春官列薛瑄陽武懷古園城蕪沒大河濱  
揚歌攜九成

里開猶懷分宰肉江湖不見故龜人黑洋山頭  
秋月博浪江頭暗暮塵却羨漢家張相府至今層  
學動過鄭州自古中州勝蹟多管城風物喜重過  
星辰西來驛路臨京水東去人烟接汴河  
僕射舊坡今寂寞世宗遺塚尚嗟峨過衛有感  
穿碑誰似唐裴度千載勳名取不磨  
冰泮綠坡勻南野春回翠麥新淇竹舊曾歌睿聖  
柏舟猶自咏夫人太師遺表當官路西伯荒臺在  
水濱靡靡遺音今已澗池道中行盡峭陵到澗池  
矣東風依舊鳥聲頻紛紛黃葉撲人不  
風來澗水波聲急霜下韶山樹色微地遠黃河連  
暮靄峰高白石淡秋暉賞時秦趙同盟處只有荒  
臺鳥雀飛于謙謁岳鄂王廟匹馬南來渡大河汴城宮  
虜負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  
塚白雲多如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宋  
宮寥寞長門金鎖合中州無復二龍歸秋暮汴中  
述懷汴城秋節暮候館客愁新京國馳情久家  
山入夢頻塞鴻愁月夜籬菊慘霜晨借問



何日浮名過汜水清汜垂虹貫濁流嶠關虎踞

糾此身獨李東陽州歎將軍有齒嚼欲碎將軍有骨

倚樓是山川不平氣二人同氣金不利天與一城為國

蔽強兵坐擁瞋目視孝子忠臣竟誰是千載公名

亦天意君不見河問津圖周道失其砥多岐正紛

南節度三日不至殷勤迷路失楚蔡停車問耕耘問沮沮不語問

一飯不忘君民胞物我與鳥獸非吾羣寧同辟世

士高舉懷清芬時哉聖不偶萬古遺斯文彼耕獨

何為幸免汗塵氛嗟嗟功名輩耽嗜成酣醺吾官

亦發素悵此心如焚惟賢古希聖老朱應登函谷

關朝出洛陽城暮投函關道日落行人稀滿目黃

雲暗秋草此地古來西屬秦崩城敗壁猶殘

千車冉冉行不盡更愁怪石摧車輪關門老子

已遠吾生學道嗟何晚紫氣猶經舊路迷

見當時返只今豹虎王縱橫羽傲星駟大黠兵

巡司隸督責苦關下居民日夕驚疎林漸指新安

麓夜火人歸茅店宿鷄鳴客李夢陽衛女操舊說

越四散分令人忽憶孟嘗君賢女趙王聞其賢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曰吾聞

齊桓公得衛女而霸今衛女賢欲留之大夫曰不可

若賢女必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

自繼而死。有狐綏綏兮在彼河梁我欲濟之方

河無航瞻彼故丘兮淇水淺淺懷我父母兮不能

奮翻嗟嗟不能奮史烈女梨花如雪霜鴛鴦不成

翻予安用存兮似水鏡明有塵時水覆無收理古昔華山

幾行人下馬拜春風兩蛟蝶綠草搖衣帶梁園歌

朝發金臺門夕度博浪關黃河如絲天上來千里

不見淮南山淮南桂樹弄婆娑掛席欲進阻洪波

我今亦作梁園歌梁園昔有信陵君名與代華爭

嗟峨三千珠履不動色看門執轡來相過功成不

顯涕滂沱青蠅白璧一何多我為梁園客不登梁

王臺錦帆揚州門一去何時迴荒烟白草古城沒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登臺望之令心哀令心哀歌且謠迷塗富貴若不  
 足寧思白骨生蓬蒿人生三十無少年積金累玉  
 空前熬獨立天地間長嘯視今古城隅落落一  
 土千年誰繼白與甫攬淚浮雲灑烟莽灑烟莽  
 吹卷波濤沈吟投箸不暇食瞰天濁浪何滔滔  
 君不見昔人然諾一相許黃金千印如秋毫  
 朱

### 仙鎮二首

水店回岡抱春湍淡白沙戰場猶傍柳  
 遺廟只樓鶴萬古關河淚歎歎村日暮  
 向來戎馬志心苦為中華。宋墓莽岑寂  
 在斯霜風習檣相陰雨見旌旗百戰回  
 左衽時土人屢伏于少保祠朱仙遺廟  
 臘偏護向南枝

山河丹券在玉門天地翠華歸平城豈合留高祖  
 秦相何緣怨岳飛最怪白頭梁父老哭栽松柏拍漸  
 成何景明大梁行朝登古城口夕藉古城草日落  
 圍大梁自古號名區富貴繁華代不殊高樓歌舞三  
 千戶夾道烟花十二衢合脊輪驕交紫陌鳴鍾暮  
 入王侯宅紅粧不讓掌中人珠履昔為門下客片  
 言立賜萬黃金一笑還飄雙白璧帶甲連營續氣

寒君王推轂將登壇彎弧自信成功易拔劍那知  
 報怨難已見分符連楚越更聞飛檄救邯鄲一  
 運去同衰漸意氣雄豪似驚雷揚花飛入侯羸館  
 草色淒迷迷魏王殿萬騎千乘空雲屯綺繡朱纓不  
 復存夜雨人歸朱亥里秋風客散信陵門川原百  
 代重回首宋寢隋宮亦何有遊鹿時街內苑花行  
 人尚折繁臺柳繁臺下接古城西春深桃李渡河  
 自成蹊朝來忽見東風起薄暮飛花浦故堤屹嗟  
 風征聲延津明晨臨大河洪流下積石砥柱於安障  
 峨渺渺梁宋區汗漫縱經過自非陵與岸於安障  
 其波揚帆赴中流四顧莽無涯崇雲徂廣澤迅風  
 夕吹沙積陰不可測魚龍偃相加前無千戶梁一  
 葦胡足誇人生寡恒居奚異波銅雀臺美人望陵  
 上槎豈無舟楫志漂泊當奈何銅雀臺處無復翠  
 華過殿冷閑歌吹宮春罷綺羅落花嬌靨王廷相  
 盡芳草怨魂多日暮漳河水東流空白波王廷相

### 梁園白雪歌

梁王勝跡今何在野人指點蓬池灰  
 浚郊臘月三尺雪壓折梁王百尺臺

憶昔金輿下東苑翠葆雲旛曳流霞兔園鳧沼生  
 光輝白晝璫瑤動樓觀才人雲從飄渺仙當軒授



簡揮雲烟陽春不說郢人調白雪爭傳司馬篇我  
家住近梁王洲今年雪大膠河流蛟龍東縮若  
蛟我亦冰透紫綺裘玉山銀海興不淺十度欲  
賦九復休手龜形管帽不得呼兒且酌黃金甌  
中中天雲鬱周南國西望龍蟠古甸層洛水微茫  
隋大業嵩山隱見漢諸陵荒原柱守春暗血廢  
陌銅駝夜有靈誰尋遺踪  
雲霧裏暮館哀鳴不惟聽

南通志卷之二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通志卷之三十九

藝文三

晉傅亮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擬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湍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於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剪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舊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唐劉禹錫賀收蔡州表

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在既平萬國咸慶伏惟陛下



德超遠古道合上玄帥御以來天人協贊削平吳  
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夷狄來貢蕞爾元濟敢懷  
異心輒聚犬羊苟偷時月陛下宸謨獨運睿感潛  
紀之通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夷式瞻行  
甲伐而在禮無違烜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  
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霽雨露汝南遺老重覩身  
平凡其臣工孰不欣忭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藩不  
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  
李翰進張巡中丞傳  
表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轂  
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于存亡君  
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肯其君君恩臣節于是  
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于  
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  
忠勇奮發率烏合之眾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  
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饜河南巡前守雍丘  
其心腹及魯吳以十萬之師棄甲于宛葉哥評以  
天下之眾敗績于漣關兩宮山居萬國波瀾

備盜神器鳴時兩京兩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  
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  
之卻賊廼撓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  
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  
少擊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  
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  
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  
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  
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  
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先天文武大聖孝皇帝  
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眾復配天之  
業賞功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  
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  
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  
眾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  
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  
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  
虧教也折骸而瘞非本情也春秋之義揚善為國  
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為國  
之體錄用棄瑕今眾議巡罪是廢君臣之秩純忠



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遇惡揚錄  
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  
所警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  
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  
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  
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  
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于殲夷  
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  
東故陝鄂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  
勢纒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  
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  
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  
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  
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乎  
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  
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儲  
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日宥  
則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讀巡之功  
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寤過失昔夫守

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  
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  
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于僭禪典復之功重于  
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  
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  
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  
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  
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魂為  
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  
骼不掩臣謂宜于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  
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鬼猶思効命  
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  
忘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  
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  
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  
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  
其親視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  
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  
錄倘以臣所撰編列史官  
雖退死丘壑骨猶不朽



宋韓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宰職曠功莫副宵衣

書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懼伏念臣  
早驟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消塵  
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荐  
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  
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凌曆之始已擢  
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  
荷殊遇知當英廟之承祧遠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  
釐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  
微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自於輕重裁人  
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  
散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陛下念犬  
馬之力易衰瘳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  
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高牙之重既  
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先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  
甚今古疇借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浪實懷於內外  
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  
糜指而楊億知汝州謝表 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

拜聞獲見吏民揣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  
寒賤特稟方愚以童刻之微能察帝圖之亨會  
參綸掖獲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辭兩雅雲章  
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津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  
常摩厲徒益空疎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  
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  
曲四巡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豎與妖致冥煩之  
坐藹偶嬰沉痾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遽迷寃  
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最爾之軀乳然  
去職羈孤至甚毀疾居多噴有頌言實盈庭之可  
長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踰平果蒙齒叙  
此蓋陛下仁深慘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  
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錄令獲便安伏況臨汝舊邦  
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  
分寔繁兵賦土多巖險民或惰游置使劬農抑惟  
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侍疑嚴僭窺律  
度敢忘瘁盡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斷斷之薄材  
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顏讀銘字於  
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于董筆獲次舊聞外命遊  
屯柴階絕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



成於死恨今者星畿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須  
 書稟天臺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稿骸盡訪  
 修冀無於稅政親末光馮京知河陽謝表地無  
 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戾恩私溢望愧灼兼懷  
 聖明坐竊疆藩尚寬罪戾特逢盛際再列近司  
 念臣才不速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  
 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便蕃異數究  
 寵光耀擬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  
 聖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  
 頹上醫迄存餘端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  
 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  
 鍊之譏已騰眾口乞摩之請速惻上心矧惟右  
 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宜  
 皇尤峻使傳罕經於館候訟牒希至於庭除加  
 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阜安不煩  
 為有便順養此蓋伏遇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  
 私臣以不報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眷遇  
 退保全顧何心願取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益  
 方書朝露去不晷復還於精神曾肇知陳州謝表  
 既火不自誓更竭於精神曾肇知陳州謝表

故輒丐徒州露危誠復求易地圖報未  
 一冒煩已至於再三自非仁恕之朝當在  
 之域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裸太守之章屏愚知  
 望長安之日感深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  
 重謀身寡術易致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  
 材微命舛福薄火深方祗歷下之行忽講漳濱之  
 疾顧筋骸之素思困藥石之交攻氣屬如絲識幾  
 去幹已分身歸於長夜不圖天假以餘生况如  
 寐之初回惜若既醲之未解神明凋耗形體支  
 念官守之尚遙迨王程之有限內省所虧之質豈  
 堪撼頓之勞非取自愛於疲瘁實懼仰慙於任  
 幸脩門之在望符延閣之見收叫關自言伏鑽  
 罪蓋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愆精誠之至者  
 金石而非難果上惻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  
 藩輔密邇京師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  
 佚稀聞抱鼓之膏顧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觀  
 之福皆緣履護之恩矧常守於是邦有相重  
 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陰亦  
 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大周終明  
 而復長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政怠粉骨難



蓋伏遇陛下聰明燭於萬微而隆寬遠下威德於九有而內如及人篤遺簪墜履之仁推誠疾泮於崇高之勢而洞照羣情常懷大德之中而周知萬事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末察臣實嬰沈痾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而哀矜于下念已之病而緩養斯民韓維知許州謝表  
 庶收塵露之微少荅乾坤之施輕睿主優恩曲遂及私之便顧念地豈容授任之輕睿主優恩曲遂涉道徒以朴忠而自信固無文采之足稱遭逢盛時蒙被天寵先皇御極擢參鸞鷲之行盛德繼明預遘風雲之命日存更器使宸荷上知亦思自奮於懦衷庶或有功於至治而臣才能瑣陋論議淺疎訖無圖報之心以勞常幸偷安於外補抗章有請俞旨輒隨矧是邦素稱各部一門之內弟兄迭換於麾符數歲之間朋舊交歡於閭里省先臣之墳龍見前日之六八民榮極知慙感深積懼此蓋伏遇陛下乾坤覆蓋雨露生成閑舊物而不遺宣詔條下之得遂故茲

舉政事勉旃夙夜庶無壅於上恩有所設歐陽修  
 施亦少行於素志用為報効冀免譴誅

知蔡州謝表臣某負新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削竹

撫朽質以兢慚伏念臣本出孤貧相親文藝遭逢

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况

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哀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

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

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瀆高明敢冀

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

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

條漸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陛下

下側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  
 便私哀爾疋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  
 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之造顧非木  
 悴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范仲淹知鄧  
 州謝表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  
 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竊念臣志意本  
 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



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項  
以氏羗犯塞朝廷肝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  
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  
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勳一巨召還五章陳讓  
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參大  
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  
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斂羣怨誠難處  
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觀綏懷  
之事迺宣需澤以安黎元臣以慮肺久深每秋必  
發求去亟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濟  
晚年伏蒙陛下天覆地生雲滯雨澤進以清近之  
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  
病宜有瘳實繁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  
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  
上酬聖造  
少罄臣誠

牋

**魏應璩薦和謨牋** 璩聞唐堯因群士以通治齊桓  
假眾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

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  
謨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  
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提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  
姓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賢達致身之秋也使  
夜光之璧顯價于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  
于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  
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

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  
階至今天子飄飄甚于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  
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駑暗文武寡  
施猥蒙橫授委效外闕輒承嚴教謹率諸軍惟力  
視是

疏

**漢范升為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  
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

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  
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嗚其爵邑世無絕



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新說大漢厚下安人長久  
之德所以累世于餘歷歲百廢而復興絕而復  
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  
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頴陽侯遵不幸早薨  
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側怛之勤形於聖  
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  
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  
者臣疾君視臣卒君乎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  
矣及至陛下復與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  
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  
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  
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  
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  
無私財同產兄年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  
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  
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  
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  
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  
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

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 杜詩

解南陽太守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

天下幸甚唯匈奴未嘗聖德威侮二陲陵震中國  
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  
解甲秦弓也大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  
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  
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山命不敢有恨臣愚以  
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  
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見濂今若使公卿郡守出  
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  
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  
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黜  
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  
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  
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  
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  
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存



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不授  
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  
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  
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  
能經營劇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樊準薦  
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龐參疏** 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  
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  
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  
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輸作經時今羗  
戎為患大將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  
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蔡邕薦邊讓**  
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  
**疏**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  
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懸亂風孤  
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  
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  
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

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  
奪也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植仲尼則顏冉  
之亞豈徒俗之凡遇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  
宜超然若夫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  
知人之絕明也傳曰之馬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  
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  
有所不宜也邕竊惜邑恠此實得未受犧牛大羹  
之和久在煎熬鬱割之間願明將回謀垂慮裁加  
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願阿  
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  
古今**陳蕃救李膺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  
一也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  
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  
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閑隔  
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  
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問封墓今陛  
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  
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



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  
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  
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荒無罪於獄  
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  
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典也勃焉又青  
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  
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  
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  
年間無災青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  
設勸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  
合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  
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唐李德裕論河陽事宜疏**右綠河陽奏事官高從

山逼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  
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  
東洛昔由魏博未有陣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  
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  
軍寡弱處即併兵用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  
計王宰排此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

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  
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  
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  
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錄詔處

**韓思復諫捕河南北蝗疏**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

屢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翔飛向西荐食至洛使命  
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  
埋產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  
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  
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

也**韓愈汴州嘉禾嘉瓜疏**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

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通無不協遠無不賓神  
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  
連房或延蔓數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  
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  
小臣喜遇  
於休明



宋范純仁論黃河疏臣昨日伏觀內降指揮黃河

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

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

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

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

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

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

禍則傾覆之患蓋天下之勢惟人君所向則免

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

朝因入建議以謂夏國欲弱若不卑取必為北虜

所兼併先帝不出建議者之言但以御批令邊臣

相度而希肯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對曰可得

遂與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

群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

親見不可不為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

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

見亦願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

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群臣

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

舜之治富弼論河北流民疏臣昨在汝州竊聞河

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

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

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

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

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

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

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

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着朝廷

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

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

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

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

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

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

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見

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至擔仗等相繼

二

一

一

一



絡繹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詢問當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幾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累累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洛磁相等州下等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入三四分是第四等入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貨家產只為災傷物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赴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或人口斃來逐熟候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

准備者亦有無准備望一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入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輛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三百餘口四五輛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輛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掛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上戶也今既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于細說論云朝廷恐作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



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  
 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  
 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  
 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  
 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  
 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  
 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  
 官粟計口養餉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  
 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 **李綱論都**  
 未有大臣死損之人可以救卹得及

**城積水疏** 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  
 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  
 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  
 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  
 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  
 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  
 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  
 之靈特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  
 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  
 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

暴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惟之夫變異  
 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  
 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  
 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問擇其可採者非  
 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  
 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  
 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前  
 恩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  
 寧瀆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  
 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意之萬

**岳飛乞出師疏** 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  
 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而陛下  
 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  
 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各宣撫諸路臣一介  
 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  
 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  
 夜思以圖報稱臣揣微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  
 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  
 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







合平義其脩身行法規知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  
 人高策莫獲繼馬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  
 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順之門人如揚時劉安  
 節許景衡馬仲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  
 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真為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  
 至行闕有仲并者弄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  
 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直而以為盛行何  
 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  
 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為  
 服十大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  
 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  
 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  
 右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  
 之義不明久矣自顧足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  
 思而得不然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  
 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  
 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  
 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子之道可學而至也不然  
 則或

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  
 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  
 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  
 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  
 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  
 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  
 性語淫說鄙諭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  
 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梯顯於家庭  
 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  
 老千鍾有不顧也其餘則一與人同爾然則幅巾  
 大袖高視潤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  
 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  
 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  
 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  
 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阮其  
 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疏錄  
 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其書疏  
 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其書疏錄  
 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  
 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



禮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奸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皇明

王恕蝗災自劾疏竊惟蝗蝻生發固雖天災而災不為災矣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修其職也今蝗蝻為患於河南者豈無故乎良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致上天以此而譴告耳况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歲荆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及又今年起運稅糧并勘合買辦物料等件比之往年多今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真宗罷諸管建而飛蝗盡絕此真宗能修德政以應天是以天災隨之而消也伏望陛下以天戒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

減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奇庶幾天意可回而災疹可弭矣臣受國重寄值茲災異不敢循默徐恪論河患疏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要在於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為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扼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饑饉荐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代鬻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於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

減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奇庶幾天意可回而災疹可弭矣臣受國重寄值茲災異不敢循默徐恪論河患疏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要在於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為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扼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饑饉荐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代鬻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於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



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  
 五里又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於正統十三年  
 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柴澤縣東經汴  
 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  
 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  
 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  
 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  
 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  
 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聖衷軫念運道  
 之阻難生民之魚鼈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  
 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  
 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  
 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  
 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  
 惟漢穀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  
 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  
 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顛神  
 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  
 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

已者為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  
 者非終不可塞也願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  
 發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  
 可遽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  
 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於淺  
 之處僅二百餘里必湏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  
 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  
 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  
 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  
 以比則於濬將平計其工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  
 春雖嘗用工未得竟力必湏再役人夫疏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  
 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  
 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警其後  
 故任事之厚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  
 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  
 贏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  
 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  
 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  
 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



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  
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  
十六錠凡備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  
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無  
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  
但合用椿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備工口糧動以萬  
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  
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為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  
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缺一不  
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  
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  
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  
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為無據  
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  
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  
盡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  
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踈遠不敢自外所有愚  
見合再借陳伏望  
聖上斷自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  
以通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卹民艱

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  
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起功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  
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  
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  
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  
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  
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仰  
體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清落再  
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  
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  
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  
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  
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  
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  
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信  
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把塞者悉聽取用俾盡巧思  
金諛群策用工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  
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功必力毋  
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沮控誠以今日



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

皇

上再勅在廷羣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又按古禮

皇

配享南郊炳靈西瀆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

皇

上齊明以格天心靜一以契地道仍勅翰林

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專遣大臣前來致祭

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人協相而成功可

矣必

河南通志卷之三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

藝文四

頌

**潘岳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

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峨峨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道遙來過墓庭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鮑昭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義以降

遐哉邈乎鑊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韋彰符命朴牛文螭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感歎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園





帝寶燦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乎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脇奢吝秦謙無留飲吹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鷺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樓爵充羅外苑阿統纂組之饒衣履宗國魚鹽祀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間閉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眉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黜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肓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呂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知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靡而弗居也是以琬碑多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藹儼頌於外

坐朝陪宴之臣懷愉揚於內三靈佇聽九壤注既有一日矣歲宮乾維月遭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也宜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彈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大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筮羯駮束穎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為大堯實則此幽明同贊民祗與能厥應如彼唯天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肆命潤色騰策盛德形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鑿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絲遠



鉅生六年瞻學淵聞聲繡成錦粉續顯軒徒訖并  
科未覲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  
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凌周躡殷蹶唐轢虞如  
伎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  
再鐫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垓朔南暨教每北  
聲淪深格高次邁洞真龜鼎遷宋玄圭告成大明  
方微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  
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機  
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  
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咸言  
毀膳非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  
崇饗祀勤隆耕籍饗酬秋羊封堊春幣嬰耄養梁  
鰥孤重阜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愷風  
宜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  
優柔武節焱驚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鈴明審程  
護周備吏瀾平端民羞幸觀桴鼓凝埃烽驛垂  
銷我長戟歸為農器閩外水鄉鄭表炎國靡首  
南渤尾東北絕柁嶺丹渾渾泉黑移珠雲勉轉  
平葵狼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感  
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

蠶行藻性仁草晨葦德宿靈映海無隱巖山有黃  
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  
蕩閨飴露流閭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如斯偉  
慶芳臻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賦遐年  
澄波帶嶽鏡流葱山泉室凝殿水府清涓俛瞰夷  
都降眦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  
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潔源濫壑曾是未央先  
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寶鍾我皇聞諸師說天  
竦聽密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  
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訂謨布簡師言盈室穠有  
綿祀清無崇日一人之慶萬物稟和靈根方固修  
源重波副睿貳折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  
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磐石虎牙世匹周  
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  
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  
纓臣昭作頌輔德樹聲

**唐韓愈公孫僑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  
以禮相國人未安

教遊于鄉之校衆口翬翬咸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



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  
可弭下塞上聲邦其傾矣既解校不毀而鄭國以  
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  
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  
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曲暢旁達施及無垠  
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宋李枕偃師嘉禾頌** 於皇化淳開乾格坤丕赫厥  
維衍滋秀沔靈協穰殊畝農曰噫嘻獻于縣師令  
受偃偃以積于府府不敢有歸于元后皇帝曰嘉  
天錫茂社于寶  
非祥筆在太史

**元趙允迪河南瑞麥頌** 百穀茂兮盈田疇種之微  
收覆隴畝兮黃雲秋兩合穎兮三並穗四垂金兮  
周綴蒂驚野老兮見來未作歌謠兮薦嘉瑞二千  
石兮其惟良匪監侯兮誰可當來賓僚兮躋公堂  
望北闕兮遙稱觴百拜稽首兮俯伏言颺一人有  
慶兮萬壽無疆

書

**戰國魏無忌諫魏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  
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  
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  
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  
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  
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  
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  
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  
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  
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  
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關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  
道河內倍鄭朝敵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  
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  
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  
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



陳彭越張敖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  
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  
固有懷茅邢丘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  
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  
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  
亡之純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  
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千今秦七攻  
魏五入圍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  
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  
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  
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  
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  
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而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  
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  
魏之以講議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為行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  
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

遠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  
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安成出入  
賦之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  
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漢鄒陽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  
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  
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  
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訛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士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  
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此干



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  
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  
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  
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  
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  
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  
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  
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駭騁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  
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  
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噴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  
拉勝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  
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  
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  
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於車下  
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  
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  
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舟之計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  
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餘而伯中  
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  
合則胡越為兄弟由餘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  
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  
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  
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  
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  
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疆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  
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  
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  
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  
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  
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建無  
愛於士則樂之推假聖王之貴乎然則荆軻建無  
況國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貴乎然則荆軻建無



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而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擥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威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勝於勢位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諸諛之人而

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 魏曹植與楊修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回

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政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遇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



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  
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擗摭利病昔田巴毀  
五帝罪三王嘗五霸於覆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  
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  
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  
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  
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  
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  
擊壤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  
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  
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  
爲蕃侯猶庶幾勩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  
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  
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  
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此要之皓首豈今日之  
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  
不盡

唐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

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覘之爲快方今  
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  
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  
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  
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既委至若干  
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銷鑠而縮粟迎風  
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  
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  
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亨之斯無時矣昔者孔  
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  
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  
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  
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  
者往往若不許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  
加高秩如是不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  
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



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韓愈與汝州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 盧郎中論薦侯喜書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

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甲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地遭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留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限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

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身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皮日休請韓文公配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 響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

之封爵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



也夫孟子荀卿真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  
之未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滿其繼者或或引刑  
名以為文或援從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  
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職  
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  
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  
其詞無不禪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  
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  
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  
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生戴  
勝毛公孔安國劉向范甯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  
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代用其書垂  
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人矣  
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  
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  
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伏  
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  
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明何景明擬與藩司論賑濟書

頃者 朝廷以

命守臣存撫賑貸此 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  
渥也今郊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畷訣兄弟叛  
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  
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室生以待  
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  
未哺往事已鑿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  
竭智虜紆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 上意之日  
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  
之郵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  
彰 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  
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  
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二  
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  
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筆索民出錢  
又胡椒馬布泉蠶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  
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締給使女無餘葛此皆非  
賦之斂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  
也 王府黃河之役築城修堊之夫丁連老羸扶  
顛起廢裹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  
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劫掠為盜下令各鄉置捕



詰之役似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祗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痛腕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免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滄之沸不見止養人餉其口腹而到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銑復河南憲司書** 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清理負郭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為業六公卿不優禮者舊而作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

生雖世垂延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脩竹十箇又愛古人始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由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王廷相答李獻忠救荒書** 某頓首堯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稅糧是已病羸之人而虐



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  
停免賦稅宜為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  
之戶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  
司米斛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  
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  
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  
貪利必輦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  
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為害  
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  
穀必為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  
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止棲無依必至困極為盜  
豐荒之民俱斃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  
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村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  
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  
約以日期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遣歸得活  
者數百萬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  
豐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況此饑饉焉能還償可  
逐處出榜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為停止無  
得催逼以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  
使主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

盈金之資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  
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  
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為  
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固不有望亦可安集但  
百姓既已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守  
糶穀種之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為溝壑之  
膏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  
上也平糶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  
食煮哺糜粥下也今所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  
事措處之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即今三月  
將屆田野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  
得宜再有牛犂種子之給未流者必不輕離鄉土  
而已流亡者亦聞風而歸矣其餘後時緩不及事  
者不必講可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為何如

啓

唐柳宗元上裴晉公啓

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

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孳  
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  
 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  
 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廣勤思慮  
 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存  
 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豈鄙少佐毫髮  
 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微聲聞  
 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  
 潛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上河陽烏尚**  
**書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勲烈兩河定亂  
 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曩而  
 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  
 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  
 重復增崇小子父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  
 當具筆札拂縑緇揚大功垂之不朽瞻  
 望霄漢戀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宋蘇軾上號州太守啓**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  
 之權凡在庶民莫不欣忭切以弘農故地號曰  
 齊周封同姓之親惠以本支為其富庶雅高於三

陝鶯花不讓於三川韓公二十一篇風光威在賈  
 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濶灌漑之饒被女郎  
 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座金銅充物諸  
 邑良材松柏贍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蕭灑有道  
 山之況魚肥鷗裕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  
 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  
 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  
 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與精稜盡天  
 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  
 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  
 民社命筭星言而夙駕思成道化乎其民某仕版  
 寒蹤賓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  
 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  
 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蘇轍上河陽文侍郎啓**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  
 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  
 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  
 廷所以遲遲于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騰騰於保  
 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



赤松晉公安于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  
城密邇全洛政獨止于民社樂有助于林泉道大  
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張方平知陳州謝啓伏以  
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濫領  
藩麾伏念方平世為脩散財乏用荐更臺閣之  
要久司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  
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未  
節遂以窮年攝跡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  
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  
于百志燮理周于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敢不  
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于一割曾鞏  
所憂駑乘難效于長驅過此以還因知攸措

### 上韓相公赴許州啓

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  
泰筮以詠辰命信人而飭駕

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  
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為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  
時紹韋平之慶闢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  
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維  
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  
均邊閫之勤使易鄉邦之便脩革金厄已嚴入  
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  
衡輦處勢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履之  
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  
更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碑

### 漢蔡邕光武濟陽宮碑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

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澹破  
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牧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  
戎功翼戴更始又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  
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曆數在帝踐祚  
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鄴縣之陽  
九域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  
方內又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起  
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  
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  
稱媯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寔始于此厥



貌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奉  
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  
頌其辭曰赫赫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  
微稽度乾剛誕育靈姿黃華作憑纂握天機帝壽  
斯怒爰整其師應期蒞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  
凶珍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  
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  
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六朝**沈約桐柏山金庭館碑 夫生靈為貴有識斯同

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靈函貽金壇之  
妙訣駐景蒙谷還光上林吐吸煙霞變煉丹液出  
沒無方升降自已下栖洞室上賓羣帝觀靈岳之  
驟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  
騫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  
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暫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  
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  
上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難  
勤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庸誠難方  
其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

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  
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  
菲薄曲賜提引未自夏汭固乞還山權甜汝南縣  
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繫維永泰元年  
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憇之山寔維  
桐柏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  
倒影高崖萬杳遠澗千廻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  
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異  
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  
十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  
景窮麓結懇志于玄都望霄容于雲路仰宣國靈  
介茲景福延吉祥于清廟納萬壽于神躬又願道  
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  
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夕勤鄙自強不  
已翹心屬念晚卧晨興食正陽于亭午念孔神于  
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  
鳥忘歸以茲丹穀表之玄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  
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若存若亡  
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儵焉靈  
化羽衣霓裳九重堯光三山唯察日為車馬芝成



宮觀虹於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  
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  
西游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  
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藩邸仰祈靈秘瞻彼  
高山興言覆篲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峰迥峭擘  
漢分星臨雲置輝駕岳開掃網塗蹇產林樹葱青  
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父如  
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極樂生變煉外示  
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遐  
刀輕舉騰空庶憑善誘永濟微躬

**唐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

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  
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  
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  
順考以勤以容大厯適去稂莠不薄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  
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  
傳女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  
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

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漣相無  
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  
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  
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列皆  
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  
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  
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  
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  
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  
維是河東魏博郟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  
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  
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  
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繼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  
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  
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  
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  
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  
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



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  
門送汝曰御史子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  
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  
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  
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  
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  
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泗曲以  
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成因天大雪疾  
馳百二十里用半夜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  
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  
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  
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  
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  
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  
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  
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  
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得拜  
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

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北河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  
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成以兵夫耕不食  
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  
狩百隸急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  
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  
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譁欲事故常  
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  
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  
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胤武古通咸  
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來  
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亦大  
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  
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  
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  
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難釋其  
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  
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緡布始時蔡人  
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戮今盱而起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



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差  
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  
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  
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  
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  
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  
小大並旋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  
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宋蘇軾上清儲祥宮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  
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  
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興與廢  
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  
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  
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  
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  
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官成民不知勞天下頌  
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燒  
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  
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

錄符水為民懷懼民趨歸之稍以其功修復祠宇  
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也乃賜名  
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  
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  
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劔履以賜太初  
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  
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  
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  
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寶珠玉以巨萬計凡  
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  
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  
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  
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  
年之春歲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  
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  
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靚深為天  
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  
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  
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



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名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地喜若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壽無疆永享神主故曰鑿其本而末

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賦拜手稽首感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管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廉其廉鬼畏其正神子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者苟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域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簠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元郝經美里周文王廟碑**

相之南屬邑曰湯陰去紂畿內地也湯陰之北道右有古城北覆之餘猶峻絕屹然以其隘小流瀉故土實其中幾與堞平乃紂拘文王美里之庫也前有文王廟祇存數楹一碑斷碎不可讀然過者望望必披荆棘拜謁咨



差而去莫不尤紂之兇聞聖之厄於是屬諸相臺  
總管蕭侯使新其廟以屬新民善善惡惡之心重  
為序事曰昔有歲既錯天命受熹泰遲戾殺九侯  
醜鄂侯西伯而窮款怒而拘之麥里西伯乃推  
天命重卦觀象繫辭說戒恭畏警省益篤臣節七  
年諸侯皆從之囚受始歸之於是天下不直受而  
共起亡殷嗚呼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不  
貳七年拘繫畏罪自責而不校以憂患作易反身  
脩德而不怠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或謂文王在姜  
里使闕天泰顯等以路悅受而獲免及受命稱王  
者皆妄說也若然則與於天下有意於得失非所  
以為為聖也韓文公作拘幽操謂為臣罪當誅兮天  
王聖明可謂知聖人之心矣銘曰業業狼土兮至  
濟崔嵬適以彰聖德兮驪天下之歸易之多戒辭  
兮憂世之衰而繩已之違不入于朝歌兮吁嗟乎  
美里之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廟其可不新兮  
**張孟兼商巫咸祠碑** 惟書曰在太戊巫咸又我  
若巫潛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為商輔相  
矣而巫咸尤見諸于百代書國禮記有也

志以巫咸隱於是為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篋馬  
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尋廢蓋宋崇寧間邑大  
旱禱巫咸而雨請于國賜封王號見斷刻云洪武  
八年冬縣令閻育等即其頂作新祠而以巫賢脩  
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為治功在王室歿而為神  
澤及後世矧能出雲為風雨而民以望歲者望之  
其可謂虛也矣是宜食享其土不誣乃為作迎享  
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亦以記其成焉詩曰巫山兮  
巉巉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瞻兮我土神化  
兮為兩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枯山雲兮  
浮浮神宅兮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薦兮我羞我  
享兮以雪匪鐘鼓兮為娛吁願我民兮不偷神享  
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我 **李夢陽嘯臺**  
望兮以思吁樂年歲兮惟神自效  
碑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  
不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  
世思而永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  
施以明顯默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  
也則謂予曰吾比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  
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



地予今修焉已為祠祠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  
 有彰乎然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  
 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  
 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  
 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  
 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  
 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  
 則其肅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荅康別去  
 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  
 光先生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  
 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  
 已若登者誠何如人或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故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  
 矣夫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  
 靡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  
 酒苦詩也逃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舍之而  
 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為傲苦約而天  
 下不以為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  
 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祠之若靡之永也斯詩

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  
 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  
 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  
 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之道喪廉耻喪則  
 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政者也政視其  
 施思而承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  
 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形戮詩曰  
 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  
 走者知二者禍已及也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  
 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  
 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  
 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  
 可詫也哉知縣趙敏曰痛臺傍有恩親聚遠二  
 亭百泉南有穠翠亭咸圮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  
 祠之餘材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  
 事劉君實襄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  
 州人正德十年夏五月北郡李其記記之日落成  
 也



贊

**魏曹植太昊庖犧氏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

畧網魚畋瑟以象時神德通玄 **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耻穢其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晉郭璞嵩山太室贊** 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漢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

之 **陸雲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志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庾闡孫登**

贊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龍蒼**

寂坐幽岸凝水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

散疑崖高肅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應

不蠟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稽子秀達英

風朗烈道携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明妙鑒奇絕

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唐柳宗元伊尹贊并序**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

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

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

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

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

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

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往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

十一乎使斯人未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

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

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

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仁至於桀矣

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辯一

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

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

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

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

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釐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

庶在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真一卒無其端五往

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階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



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  
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  
大嗚呼遠哉  
志以為誨

**宋朱熹程顥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  
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

正中厥 **程頤贊**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屢  
施斯普 **程頤贊**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

者希孰 **邵雍贊**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  
識其貴 **邵雍贊**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

今古靜  
裏乾坤

**皇明李夢陽殷三仁贊**殷喪厥馭姦宄師師天乎下  
獨支何其發既决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右

微子。於維哲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

象箸道奢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

聖朝鮮錫昌右箕子。箕啓存祀干以殺身殷稱

七箴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維國禎人之  
云云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不聲右此干

箴

**漢楊雄豫州牧箴**郁郁荆河伊洛是經榮播泉溱  
惟用攸成田田相擎盧廬相距

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隅咸

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

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

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

者母曰我大莫或余賊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

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

蔽屏管屏管不越施于孫子王叔為 **桂駟河南尹**

**箴**茫茫天區畫真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  
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郊駟以處鶉墟諸夏勁強

是從是橫徹我墻屋師尹不匡霸奪 **崔瑗河隄謁**  
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  
**者箴**伊昔鵝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與山川導  
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幹大陸  
既磧播于北野濟濟深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易湯而  
冀宅乃州澹菑殘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



始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  
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泊屢决金堤穀子孱爰宣  
房作歌使臣司  
水敢告執河

記

唐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  
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  
會盛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  
賓客以落之士女翫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  
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  
展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謨實聯鑠于河宵浮晝  
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衝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  
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  
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隳童嗷嗷劫眾阻兵稟  
稟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  
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  
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  
軍是杏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邦以固風氣

以開寇偷黃流渾渾潭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  
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  
是宣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  
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呂

溫虢州三堂記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  
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

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  
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乎高齋清池其所以晏  
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  
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  
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  
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之三之節堂者  
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遊適亦實垂謹居德樂善備  
其威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曾用王禮棟宇制度非  
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  
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  
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  
入重扃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  
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眾木花塢  
岸鋪島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穎奇



方舟透迤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泝泐環迴隱映差  
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  
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  
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  
無光虛薨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  
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條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  
翫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  
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  
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  
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  
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瑤階如真玉  
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潄潄終夜有聲  
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  
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  
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  
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  
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歸寡之苦  
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惟是心以惠境內者  
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大息州郡之  
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假揮翰之任覽劍符

之寄遊刃而理此馬坐嘯靜政令若水不全戶民  
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  
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  
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蒸  
遊亦可以觀清

### 胡交修洛陽宮記

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大河之南

厥土為豫考極相方實處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  
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河洛圖書之淵珍符是  
興其鎮嵩高孕秀生賢神靈是宅其浸瀍澗伊水  
之利環流灌漑壤沃物豐其地廣衍平夷洞達萬  
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位宅中茲實帝王  
之居也高祖太宗肇造區夏據秦百二之勢襲漢  
累世之基定都長安以隆上京惟是洛宅雖不獲  
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本而文皇帝顧瞻歷覽眷  
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以貞觀六年名洛  
陽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象河漢者雖因隋  
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于兩觀之上則舐稜金  
爵璧門鳳闕煇耀改觀益隆唐家興王之氣矣太  
宗以神武英偉之姿一加眎昧榮名所被在物咸  
歸使薨薨茲官復取重於當世豈不遑哉開元之



隆慶與時巡詔命儒臣宋璟馬惟白等博彙羣書  
於元殿又即明福門外置集賢書院置學士員  
其間而藏書之富殆與長安大明宮集賢書  
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墨紀事迹本末載於文  
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邠武王宅都於鎬  
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十於茲新邑宣王中興  
會諸侯纂承文武師徒狩獵詩人詠歌則洛陽  
不廢周王迂衡之迹用宏茲貴光于中土克紹  
上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官李德裕平泉山居  
者合先王之制者以詔後世云  
飛子孫記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  
堂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  
感必妻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  
到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  
口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  
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  
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

剪荆莽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池又  
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  
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  
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十  
師漢代丙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  
矣越蠶激文牛以肥遯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  
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  
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吾者於蔡無衛足之智  
處鶴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  
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  
石與人者非佳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  
人所命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憇  
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  
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  
為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

友羣賢窺仁義之源探禮樂  
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  
理舉集吾前可者學之未至於可何求於人何待



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社采藥决渠灌  
 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相羊惟意  
 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挽耳  
 目肺腸卷為已有踽踽馬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  
 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張耒温縣司馬公祠堂記**  
 因合而名之曰獨樂 **張耒温縣司馬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  
 追崇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于温惟司馬氏系出  
 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温人也故推本其故  
 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為温令告其邑人  
 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  
 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  
 右兩官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  
 而温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  
 像而禮祠焉告于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為之言曰  
 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威德者不施而  
 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勤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  
 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  
 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  
 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

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難乎其  
 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天豈不欲為盛德  
 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  
 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  
 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  
 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  
 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  
 而威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惟司馬公事君而君  
 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  
 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觀也  
 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  
 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  
 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  
 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  
 而威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  
 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德而後萬物服則  
 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  
 門而喜王君之旨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王**  
**禹偁厄臺記** **厄臺**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



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帝舜厄於  
歷山大禹厄於澆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  
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卵危魯  
道迷潰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國用權蠅芒而起  
壞禮樂為糠粃禮樂詩書如蕘芻孩提王室敦壞儒  
風姐豆不脩軍旅用事苟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  
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常盡掃地矣吾夫子抱  
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壞嫉四維之  
不張刺道德為舟楫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斷禮法  
為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天下之墊溺斷禮法  
勢聚三千之徒聘十八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  
然佩蘭於庖肆執聞其香施法於亂主孰知其政  
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而扶之厥惟艱哉故教  
不用於衰定位不崇於季孟辭遜於陽貨見忌於  
子西况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耶卒致天厭聖道  
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我先聖則如爾無  
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息蓋聖人為人也  
不為已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綴皇綱之絕緒  
闢帝王之坦途酌三代之禮文垂萬世之典則彼  
王澤浸于生民苟道至於於是雖不食而死復何憾

哉吁奸喉佞舌者圖一口之飽餓道醉德飽者謀  
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而用於今世位不  
顯於生前而顯於歿後向則祖述憲章之義雷行  
天地之間俾夫為君臣父子者不可斯須離也得  
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享廟食得非顯於沒  
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飲者又何遼絕哉余客在宛  
丘得覩斯臺之地披藁訪古馳筆而銘曰僭祿尸  
位歿而絕祀所謂伊人若教之鬼夫子耻之不其  
餒而飽德醉義歿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之士夫  
子求之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而道迪歷聘求合  
絕糧于陳箕山之土可齊其名若教之鬼决非其  
倫廟食不匱祀典惟新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  
勒銘德**晁補之照碧堂記**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  
音益振**晁補之照碧堂記**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  
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闐闐  
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  
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閑之土而樂之  
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  
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  
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



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  
 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覽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  
 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  
 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  
 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  
 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  
 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  
 以待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  
 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  
 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千  
 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  
 斯堂屹然如跳上而民不知以放懷高蹈寓  
 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  
 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  
 以為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  
 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  
 迄馳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復道屬之平  
 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  
 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

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  
 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楹極目天垂  
 盡意若遯鷲夫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斌湖光  
 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  
 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僻客顧而嬉燦然不能  
 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屢於吳楚登覽之  
 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懷徯而喜  
 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  
 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  
 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懣  
 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固可  
 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  
 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  
 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  
 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  
 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  
 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  
 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之賢於此乎未  
 辨題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  
 二果之上也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為



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

堂不足道也

### 元楊奐示故宫記

巳亥春三月按部至于示示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

無以考為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

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

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

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

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

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

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

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

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

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

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

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

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鍾在西隆德之次曰

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

是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徽合門少南曰東

掖即授陳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

殿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

樓西曰瓊香亭亭四曰京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

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

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



日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  
 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  
 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  
 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  
 尚廐局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  
 官苑司官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  
 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  
 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  
 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  
 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  
 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  
 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  
 人因其制度而損益吳炳河南行省增修堂廡記聖  
 之以求其稱斯可矣惟河南密邇京都為腹  
 以幅員之廣建行省十一惟河南密邇京都為腹  
 心地乃者皇輿再經奉迎無失相臣僚屬益不輕  
 授者署則因勝國之故閉閣階序延廣峻折足以  
 洽事展禮觀示遠近歷年茲多隨弊隨葺然未  
 能拓其故者至元三年歲在丁丑春月里帖木兒  
 公來為平章政事左丞怯烈公參知政事藥師

公左右司郎中負外郎都是等咸得其人上則同  
 寅協恭下則總齊神贊一歲之內百廢俱舉乃飭  
 中堂廡周其外承坐板壁以髹以繪作屋三楹於  
 堂西北皮儲用器設吏典守高其前門以容車蓋  
 復買隙地以廣西垣徙架閣東庫于居椽之廡凡  
 七楹補塞罅迺于完整顧工買材民競趨赴不  
 數月而告畢往來之賓受事之吏道出於汴皆改  
 觀焉落成之日會燕用樂僚屬咸在酒半合辭言  
 曰是功就緒不可無記而難其人以炳前承特召  
 忝職史館文諸金石似無不可乃俾賓掾就授南  
 焉炳惟平章公以下世德重望敦大博碩奉上以  
 忠惠下以郵謀不專成動必問法見省之大越數  
 千里民司軍政宣闡路府州縣百職罔不聽命前  
 緣保障於是兼在消暴抑強扶植良善奉宣皇猷  
 推布恩紀慶罰所及陽舒陰閉若是其重心復能  
 不遺細務以飭省署內以容眾外以示民不腆之  
 詞弗稱為記異時繼登政府周視棟宇因思前  
 無替於後以葺其敝是記之作不為無助董是後  
 阿思蘭海牙  
 韓元英云



薛瑄河內清化鎮重修孔子廟記

爰自古初

蚩蚩羣逐雜處莫克相保乃有聖人代起稍為建  
制作法鋤雜強梗扶植善柔區釐羣類使各安其  
所然後生養遂彝典明此三五帝王有大造於天  
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於無窮若吾夫子生當  
周季風漓俗訛諸侯恣橫禮法大壞變而易之視  
古為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羣聖下開百王刪定贊  
述脩復典禮以康靖我民彝於悠久其大德大功  
高出千古蓋羣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  
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為尤盛  
也我

明乎定四方甲兵既偃文治興凡為國子民教  
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  
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  
所以致隆於夫子大功大德永永無極之意可謂  
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  
力脩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  
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河內縣直北  
三十里曰清化鎮鎮之而北故有夫子廟不知創

建始自何時獨歷代廢復之由有石刻可見近年  
屋老瓦落階墮頽頽什樹木摧伐墻垣斷圯牧豎牛  
羊踐牧不禁神不即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洎  
某等相與勸財僦工因遺址而脩築之始於某年  
某月成於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  
有等次樹就封列宮墻周聳庭宇邃肅廓廡講室  
以次俱興于以報禮瞻企大慰有眾既而來求余  
辭將鏡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于祀典者不可尚  
已清化最爾一鎮復何為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鄉一  
鎮皆有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瞻企其於教  
化豈不為尤廣歟向所謂鄉里士民有能脩夫子  
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  
好德之發也若清化士民所為即其事顧可謂一  
鎮而小之哉遂李賢彰德府學尊經閣記李侯寓  
書其事使刻之  
走書京師抵予曰篤以菲才叨膺 朝命來守斯  
郡視篆之後請學中檢閱經書率多脫失損壞因  
惕然于心曰經書具載聖賢之道况先朝所頒下  
者今乃藏貯不謹典守非人以致如此廢慢孰甚



馬乃於學之乾隅得空地一畝餘鳩工聚材創建  
重屋三間經始於天順壬午九月落成於癸未正月  
月復置木匱列于其上彙次諸書完而藏之扁曰  
尊經閣惟執事者不辭而賜之記庶幾斯後之不  
朽也予惟李侯之用心亦勤矣哉古之能守雖曰  
百廢俱興尤貴知所先務今李侯下車之初首以  
經書為念建閣而藏之可謂知先務矣其德廢政  
次第而新之何有哉雖然吾於尊經尚有所說焉夫  
尊者恭默奉持之意經則聖賢所言之常道皆吾  
性分之所固有然則尊經云者亦若中庸所謂尊  
德性也苟徒尊之而不用力其間則亦茫然無覺  
而已尊之何如熟讀請明身體而力行之可也故  
有經而不讀非尊也讀經而不明非尊也豈曰置  
之閣上為尊哉假使學于斯者果能如中庸所謂  
尊德性其窮經也又能如中庸所謂道問學則人  
才之成莫非道德有於身者出而見用於世功名  
事業必皆正大而光明蓋本立效應理勢所必至  
也若曰尊經之意第在免於脫擯褻慢為諸生計  
初不慮及身心以上窺聖賢之學則豈李侯意哉  
嗚呼後人之守斯閣者尚思繼李侯之芳躅相與

留意俾勿壞焉可也 **王直諸葛武侯祠記** 南陽郡城西有阜

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舊即其地建祠以祀焉  
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  
病其庠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  
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  
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亦日  
就頽毀前之為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  
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  
椽敗席不蔽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  
百世祀之况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揭  
虔愛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  
正堂四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  
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  
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力圖其事未幾兩  
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  
制始克大備堂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  
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既告祀以落其成又歲  
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  
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



欣然稱嘆曰陳公為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  
不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於是  
桓圭以書來京師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  
為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  
復得聞先王之說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德幾明矣  
士之出於其時者乘建義諸名節綱常之際截乎  
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  
為雄威逞其詐力以誘賜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  
而從之其所圖為者無非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  
有綱常之道哉迨華歆之計遂李伏之說行而三  
綱絕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賢亦委曲  
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歸  
獨武侯奮起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為心出師二  
表正名定分稟稟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  
知曹氏為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  
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  
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灾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祀  
之可也且嘗游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  
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  
然今之為郡縣者於有司之重部使者之所督責

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  
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誠鮮矣而正  
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  
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為監  
察御史以恭儉慎靜知名宜其所立有過人者  
故為文俾刻諸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周  
叙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

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  
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  
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  
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準確下步行二里餘  
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  
郭汾陽廟環廟古柏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  
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撰云汾陽嘗領兵  
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  
嘗出毒霧為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  
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  
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  
古人稱掃清氛復汾陽之謂矣一則縵山陳老人



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  
 家自葦至是十七里餘翌旦遵趙城步驟韓道石  
 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一關名萼嶺老卒數人守之  
 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  
 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西  
 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  
 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  
 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為講堂堂後有  
 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  
 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曰昔游定夫  
 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佛法亦然  
 使世之為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邪因觀  
 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  
 大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  
 向西北循山厓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呀然  
 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為達磨  
 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  
 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玄蟬鳴聲上下倏然有  
 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入里巔有惠可菴有卓錫泉  
 以藤掛泉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甚能言相

與論辯疊疊亦自可敬飯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  
 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巖  
 石礪礪按轡徐行毛髮森豎俄經一小土神祠南  
 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彌久不  
 見竊自念曰連月早曠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  
 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  
 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  
 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道偉可觀觀畢即出  
 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明日  
 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永庸謁中嶽神祠且默禱  
 父早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  
 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崎  
 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矗綿長數十里屹然  
 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  
 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  
 神殿三百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  
 古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  
 王曾奉勅撰者碑最穿壯字體雖甚勁麗文漫滅  
 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模搨以考其舊既出李  
 具酒殺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丈室後有竹



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  
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遊嵩陽觀  
觀久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  
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  
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帷如擁車  
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惟  
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  
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仰以孤處辟遠不見知  
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  
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澗澗尋崇福宮即太乙觀  
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惟三  
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火道官  
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蒲泛觴三亭今惟九里池  
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  
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  
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鑾輿所至草  
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煙斷礎鞠為丘墟無人牧豎  
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久  
永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  
以望遠則真類諸山隱然如畫遊想輿曲之高風

西則少室三十六峯綺錯縹緲高插霄漢深悲李  
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巖氣  
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李山  
氏所化其說恠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劍殿  
宇頽圯惟浮屠巖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  
臺廢址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  
並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曦投龍洞皆嵩陽  
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寒頗不憚且  
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以賞者其所  
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識予是遊之  
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  
遊之勝一以留登封學宮以備他日好遊者之故  
實云是  
**崔銑岳鄂王廟記**  
太史氏曰學者每覽鄂  
為記  
功疑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王  
者也人胡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  
翦寇外則遏虜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係望  
收河北而倚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不挫甚  
於張浚沮於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回其  
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中義明而信故能



存宋弗遂亡也夫道之所鄉命也命之所成勢也  
命有樞勢有機善治者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人  
亡王中國之志民毒於夷之害而思宋之德金人  
以汴界張邦昌以齊界劉豫而還師於漢矣及乎  
昌豫之什習安虜易而後有之則既堅其據矣帝  
若擇建上宰界王以征伐則金可亡故言和於帝  
之世者賊臣也言戰於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人之道三志以夫行才  
以施務知以明正帝懾於金人之威憂其復讐亡  
成且失其據哲臣英將懼亡以賞其功乃為苟安  
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而王廉王忠而檜奸俊  
檜密君而王疏間言陷術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  
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忌也亡  
是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難乎於乎以亡明之迹  
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敢也奸臣之欲  
得國政也始則遂直諫以節其君中則誣人之行  
以淆其惡終則果賊哲輔以肆其威且夫莫須有  
者檜之遊詞也檜欺天下其心不能欺故邪之賊  
正其心非不賢之也而棘於其欲忍而為之爾湯  
陰王之故里也廟久而剝大明正德丁丑中丞  
內江李公士修巡撫河南稽賢隱表墓新祠示  
民所鄉以成教化檢下監司范君嵩俾湯陰知縣  
王擢修王廟既月而畢  
麗牲有石廼刻予文

序

晉石崇金谷序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

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  
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確魚池  
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  
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灑中書夜遊  
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  
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任令鼓吹迭奏遂各賦  
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  
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  
詩著後後之好  
事者其覽之哉

唐韓愈送石洪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于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主居嵩邱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  
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  
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  
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  
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  
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  
老無求于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  
孝求士為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垣師環其疆  
農不耕收財粟殫于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  
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  
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辭具馬幣十日以授使者  
求冠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  
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成行  
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晨則畢至  
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  
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夫夫就為先  
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  
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  
勝富其家而繼其師無川受後人而外數正士無

味於語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  
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  
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  
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  
也遂各為詩六首蕭穎士蓬池禊飲序風有之蓋取  
韻愈為之序云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潔  
用微介社厭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  
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為盛集焉若夫  
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  
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  
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  
國多暇率府都佐吏二三賓客暢飲於蓬池備後  
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激潁右匯鄆邑漱  
瀾淪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  
原繁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  
登臨斯在爾乃郡曹頌鏞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  
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  
曳旌旆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爾翼翼  
闐闐以稅駕于東馬然後降春流颺絲舟羽翮揚



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亭  
飲于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  
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  
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  
詠歌繁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宋歐陽脩送梅聖俞歸河陽序**至寶潛乎山川之

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  
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  
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  
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  
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  
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  
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  
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玉之淵海  
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  
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  
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  
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是余嘗

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  
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  
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  
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  
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

**邵雍擊壤集序**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  
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  
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言音然後  
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  
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  
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  
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  
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  
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  
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專  
于滛泆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



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  
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水也載則為利覆則  
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  
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  
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  
踏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踏水則水之  
情亦由入之情也若內利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  
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馬其傷性害命一也性  
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  
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  
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  
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情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  
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  
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  
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  
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  
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二而謂名教之樂固  
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  
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宵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

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  
焉蓋其間情果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  
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  
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  
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  
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  
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  
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性情性曾何累于性  
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  
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  
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  
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  
而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賦  
賦則以賦取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范仲  
淹尹師魯河南集序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

海尹師魯河南集序

醇醜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

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  
元和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信  
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  
毫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



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富世學者刻  
辭鏤意有希勢髯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  
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  
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  
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  
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登慕焉遽得歐  
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其  
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  
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  
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  
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  
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京日  
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  
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  
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  
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  
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  
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亦  
復云翌日往視之不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  
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夫

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  
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  
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  
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  
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司馬光洛陽耆英會序  
卷亦足見其志也茲序之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  
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  
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弟也元豐中  
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望第自餘士  
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  
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  
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  
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  
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縑衣取  
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  
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  
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  
取平其勲業闕大願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  
樂天所爲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







驛騷伏草野避鋒鏑以俟時河豈意桑榆景及獲

際昌期天戈所臨不應後志於是請棘門自陳

所獻納同上于朝過承拔擢俾輔道王官出

入禁闕八年于茲衰耄日甚特蒙聖恩得遂

歸老寵錫隆厚刻骨銘心萬死罔報僕與先生

叨忝僚屬幸一言以教濂曰昔疏廣受二子年老

辭位出賜金日與父老宴宗傳史者記之揚巨源

以七十白丞相去得自適於游釣韓愈氏張之至

今以為美談矧叔允承恩休致寵賜優渥又非

疏揚可比擬者濂烏得無言乎夫士生斯世有植

志砥行彊仁施義卒老並遇而修名下立亦有非

自振厲混合流俗而暴得大貴焉者固皆賦分之

不齊有非人力之所能致然君子或稱或疾又非

一人之得私也士之所以立乎其位者殆不謹也

夫叔允以進則正以終則自博士為翰林修撰以

職則專教王官名後矣以壽則七十而未艾

以若賜則不一而足壽富全矣要唐寅中州覽

勝序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温然玉映蓋十室之

勝序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爾然理高職此

揚子歷彭城漸干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

繪所經歷山川陵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

目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

下蓋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予聞丈夫之生刻

蒿體操柘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不羸

蹙下也而愿慤者懷田里沒齒不窺闥閤曰世與

我違其與菑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之知

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自展以異而類

然青袍掩脛馳驚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

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臣器新從魏地來今不知

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廢庶

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

持孟羨為信陵君祭與無也臣器其

為我重陳之余他日當參驗其言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

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一

藝文五

陳琳討豫州檄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守

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疑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  
 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  
 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夫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虎興兵奮怒誅夷逆暴  
 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  
 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害民父嵩乞匄  
 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鬻司傾覆  
 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卓侵官暴國於是  
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環取用故遂與  
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軻數喪師徒暮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寇  
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  
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  
推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操  
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  
復其方作之位則幕府無德於竟土之民而有德  
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軍中郎徐勳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賞  
神省禁卑侮王室嚴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  
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楚榜參并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  
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墳突無駭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  
汗國雷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曾  
纒克嘆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虎賁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可嗟之怨歷觀載籍無  
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副加緒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乃欲摧撓棟梁歌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  
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鏑  
控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



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塘堰  
之斧禦隆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  
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  
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擒其  
前荆州下宛葉而擄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  
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消滅  
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  
布張楊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  
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  
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  
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  
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  
之佐脅於暴雷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特部曲精  
兵七百人圍守官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  
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疆寇弱主違眾叛舉以  
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並進雷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

銘

李尤洛銘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隳經于  
洛邑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

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岳貢篚孟  
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津銘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國所在黃  
西白神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  
王舟乃往克殷大漢承緒懷  
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

皮日休汴河銘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  
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

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已民  
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故天



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故其利害生於賢  
 愚之主自古然耶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  
 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日九河  
 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  
 其為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  
 先功魏魏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  
 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織誠是為汴河銘。惟河  
 瀾瀾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晝夜疲民夜  
 哭溺鬼似精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弒  
 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  
 王守此 **獨孤及古函谷關銘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  
 而已

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界土宇守在關塞山  
 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崿俾屏京室崇山廻合  
 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蹙谷抱谿  
 關崛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闕闕鑿天府於  
 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權六合之  
 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蟬起嬴氏  
 建統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  
 關門而九國師道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總

吞中區洎江返秦璧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  
 以遏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  
 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  
 詢事國牒吟風仙籙則貞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  
 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  
 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美開國如此其大  
 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  
 設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  
 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  
 來裔其辭曰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  
 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 **呂溫**  
**傳巖銘** 昔商高宗恭默恩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  
 寔得於此曾不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  
 衣被公衮之服授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慙大哉逸  
 乎商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周乎天地傳說  
 之德通乎神明何感會忻合如此其易嗚呼見賢  
 非難知之為難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特達  
 難君人者苟以特達為心假無商宗之夢必自得



說不然則雖使咎夔稷契盡入其庭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懼矣况氤氲之中恍惚之際乎銘曰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世作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傳說始遭胥靡武丁即祚德通神交忽夢如悟若帝導我期於顯素無之問邂逅相遇宵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傳巖脫鱗鵬升作霖時和奮楫川澄金在吾礪木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凱攀斫微舜曷階阿衡要湯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壅遏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擢光萬古不沒



于謙鐵犀銘

百鍊玄金鎔為真液變幻靈犀惟泰山固如磐石水恠潛形馮夷飲迹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效職億萬間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孔融汝穎優劣論

曰融以為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之融答之曰汝南

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入當死洪自効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醢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

石崇許集論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之讓逍遙願神實已遺世司馬遷



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畢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之儔太位已充則宜啟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 宋張方平汴河論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

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奮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甲狹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夫蓋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

漕運以河渠為王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科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拒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眾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 皇明

### 邵寶治河論上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

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為水禹之所以為治水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



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過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乎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河隨其所之而疏之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夫之患非無衝夫也彼自衝夫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大伾以下水之在杯者大禹不能以在地之木而欲拘束周旋如在下水之時大禹不能以在地之木而欲拘束周旋如縣綦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夫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然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禹之所空之地

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求無情物也其能透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為治去其壑瀆之害而巳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矣而或者猶譏然曰某為上策某為下策其難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其然是以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不治治之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 治河論下 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顧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



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  
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求醫  
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此所  
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  
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  
漢氏而下决東郡决鄆子决魏之館陶分屯氏决  
清河靈鳴嶺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  
或欲塞所决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决之勢或  
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而謂  
人力強未必可以應天者或考前史歷歷可見亦  
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既聞者也雖成敗得失  
不能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  
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  
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  
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  
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决分流諸  
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  
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  
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  
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為患如一人之身而

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  
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莫  
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  
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  
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  
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遣醫藥餌常備攻治常  
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  
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  
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為今之計宜常  
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類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  
或加

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  
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  
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  
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  
崔銑鄴兵論彰德有  
也備工與料之為難也  
民兵民兵者快手騎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  
師及北塞營者守城禽盜彼皆生長行伍習戈矢  
猶未幫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日  
練猶不能執弓拔刃闖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



潦水也突至則襄函嚙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  
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差彼  
拳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  
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燬灼城兵衛先  
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  
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也  
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  
敷禮明刑介胄習武別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  
在有司往往視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  
軍弛備略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  
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  
兵威稍振雖荒曠無驚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  
掠官私貨夫駁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  
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為遊民為盜欲直罷之一旦  
之變誰仗乎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  
十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  
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雖旬  
無他慮乃散馬弛弓刀架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  
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待襲成夜至  
史泉東三里止賊皆驚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

辯

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賞謂指揮因此屬坐而擒矣  
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  
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  
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溢為  
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  
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  
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曠瀋魯  
是故漳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蟻犬可據也兵可罷  
乎或曰州縣無衛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  
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  
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  
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

元吳澄東西周辯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  
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

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于郊廓周公相成  
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灋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  
又謂之東都實郊廓於今為河南又營灋水東以  
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



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白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白申侯以鄙及犬戎入寇殺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白是為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于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殘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屬地為二二周公治之齊焉而巳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

公卒子傑嗣慎觀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還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愚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同三十六王前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觀王二代五十餘年王于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處注



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為首卷於西著  
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  
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為赧王別  
謚反以徐廣為疎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  
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  
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生東遷之後不能而有以  
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為秦已四百  
年于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  
王得往都于彼哉也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  
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  
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郊鄆屬河南為東周殊  
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  
時之西周與鎬京郊鄆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  
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  
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  
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  
二公命筆之遂為  
之作東西周辨

**王禕河圖辨** 河圖出於書契不作之先載辨以  
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為河圖

者其說未明也易係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  
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  
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  
說互相模擬穿鑿聖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  
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  
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  
視之若神奇惟妄者焉自今觀之為關朗氏之說  
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  
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  
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  
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  
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  
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  
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  
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  
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  
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



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漢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氏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灑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顥傳劉牧脩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五有五六一八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自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鎮密停當其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無不詳

自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為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為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為乾純黑者純陰而為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為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為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為狀依倣八卦以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為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為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之師劉欽以八卦為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此其為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為八卦則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係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



為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見，故得肆為異說，而莫之顧也。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係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天六地七天八地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圖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圖也。其位自一至十五，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不可。微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無乃涉於性妄歟？曰：非然也。天地之造，化之秘，以示

萬世則其事固動。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為性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畫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為。洛書辨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言也。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劉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

三



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  
 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於其位也  
 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  
 成于其位也以至東北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  
 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二五十五天數也皆白  
 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九三十地數也皆黑文  
 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地  
 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  
 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  
 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  
 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  
 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  
 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  
 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  
 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  
 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  
 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上  
 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  
 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

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所以合也八政者  
 人之所以因乎天地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  
 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  
 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  
 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  
 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  
 綸極而至于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  
 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  
 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  
 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  
 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  
 也伏羲畫卦何為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  
 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  
 圖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  
 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  
 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于四十有五使  
 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才矣本圖之數  
 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  
 既疎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



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  
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  
有五之數使皇極備于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  
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  
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  
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至舉劉歆之說  
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  
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  
列于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  
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  
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  
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于龜背則  
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  
之陳九疇首以鯀陞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  
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  
彝倫之所為斲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  
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  
彝倫之所為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  
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性地水性沮陳五行  
惠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

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工錫禹則可見所謂天畀  
所謂天錫者即九疇所隨三才之至理天下之大  
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  
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去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  
身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  
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  
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  
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  
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  
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義守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  
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註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  
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  
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  
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  
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  
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  
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  
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  
出誠亦恠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者冠論之  
王欽若之天書也豈可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



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曰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止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而未有屬者也二蓋各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數而實同也

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于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陰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繁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于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寧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信其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傳

**宋邵雍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



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  
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  
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  
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  
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  
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  
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  
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  
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  
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  
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  
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  
也凡物有形則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  
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  
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  
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  
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  
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太  
極也

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  
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  
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  
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  
中孚起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  
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  
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嘯  
吟嘯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  
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  
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千層室大千斗布被  
餘蒸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疏  
必洽終身無改亦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  
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  
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  
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  
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  
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  
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  
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  
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



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  
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  
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  
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  
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  
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定  
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  
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  
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  
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  
其無名公  
之行乎

陸機平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  
遺令慷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  
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  
陳機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與哀無情之  
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蒼之曰夫日蝕由乎變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  
而已矣然百姓惟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資而不  
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夫以迴天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  
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  
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士雄心摧於弱  
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  
嗚乎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惟頽岸乎觀其  
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  
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  
過矢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  
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  
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下者  
無存然而婉孌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  
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  
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備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  
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  
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  
也吾歷官所得纒者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  
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下者可以



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  
 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會慧不能去其惡威  
 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習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  
 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接皇漢之末緒  
 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  
 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勅  
 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  
 之闕典啓天地之禁聞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  
 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不大德以宏  
 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篲於浚谷擠  
 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  
 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二八實大命  
 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  
 繇邈歟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  
 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  
 沂秦川而舉旗踰鑛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  
 翌日之云廖彌四旬而成災誅歸塗以反旆登嶠  
 瀛而竭來次洛納而大漸指六軍日念哉伊滌滌

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  
 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獲  
 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禁閉而無端  
 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  
 膚體而積歎迨管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  
 女以頻瘁指季豹而淮馬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  
 而沈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  
 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憂  
 揚援貞吝以其基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  
 悵未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  
 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  
 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  
 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  
 不亡康聖靈之響像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  
 滅雖音景其必藏微清絃而獨奏進脯脯而誰嘗  
 悽悽悵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尋慈  
 美目其何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  
 後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憲之所存故雖  
 不不忘覽遺籍以懷陸雲弔蔡邕文彼洪川之  
 既獻茲文而懷傷

陸雲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



所學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諫知遠之民  
以屬信道之未堅忽寤子之保已教其叔之遠天  
冀滄河之遠日  
忘朝露之短年

**唐柳識潁陽祠醑文**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陽

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酌于靈  
既酌既拜獻乎言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  
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  
蕭瑟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  
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器退然  
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  
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  
發之賴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  
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  
終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  
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倚歎先  
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元許約曾齋先生從祀告文**自太極判而人文開  
包義作而卦畫始備

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為天下之利蓋肇乎乾  
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  
萬事以之而理玉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  
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  
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  
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  
子獨不迷其津泯泯焚焚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  
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書無極之  
大原為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  
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  
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  
公寔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  
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為  
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  
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  
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  
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  
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  
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  
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



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疑道  
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度  
官而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于  
忠言亶亶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  
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  
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  
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  
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後祀之位既相其子又  
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耳  
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夫體朝焉夕焉誘  
掖諄至容聲譽歎不遠伊邇嗚呼昊天  
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 皇明于謙祭大河文二首

曩者河水為患薄近城邑  
脩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  
委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  
社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  
誠意感孚災患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已○惟神  
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則  
為生成陰陽相反則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  
攸崇生民依流茲者河水為患民勞財費垂成厥

功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  
亭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  
休除害與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  
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惠

### 雜著

###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  
迹昔人所以旌  
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  
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濟  
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  
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  
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  
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文  
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  
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  
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  
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願程顥  
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  
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



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廼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顥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拭皆已賜謚而熹拭之學寔宗周顥及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幾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乎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飾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瀆瀆聖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洛陽聽伏侯斧鑕之誅

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韓琦游天平山跋**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

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遊焉回必大詫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婿柳才者即今宋朝大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天平山記於才家見所叙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壑洞潭谷澗溪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予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爲記以明之而院之手僧



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傳重公之文刻而傳之故  
余未克如其志憶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於  
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柳王安  
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

### 石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

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  
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  
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  
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  
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  
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  
易所以則

### 呂祖謙書伊川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  
見於世者獨易

傳為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  
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注皆和靖親筆近復得  
新安朱熹元晦所訂學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  
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  
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  
本亦未敢謂無遺恨

方職教東陽  
取刊諸學宮

### 元王惲跋夷門市廬圖後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  
恨不為太平人豈聲名

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  
廬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  
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  
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  
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  
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  
錄互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  
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

### 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吳澄題河南世系後

程大

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  
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暮而  
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聖繼絕  
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足  
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  
誦程子之言口說涕溢咸謂洛學盛行焉呼渠有



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皇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巖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官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兼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廷康殿學士為京兆府知府兼開封尹

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許開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喻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綿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維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大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懲遺邪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邪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微宗因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可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偶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



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  
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  
慨者繫之實是歲楊循吉題緩菴西巡錄後侍御  
之十月二十日也

李公早居內臺以風力稱既而引疾家居者累年  
多讀書多究理備諳世故有志經綸登朝以忠  
鯁為已任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奉命  
巡關中大肅憲紀鋤強莠梗所至姦慝屏跡政績

之美近所未有不幸為匪人所搆繫獄濱死大家  
宰三原王公西人也為之昭雪賴  
皇上聖明采納從謫嶺表而公之為御史其名由是  
益震凡世之秉賦剛直思嫉惡而不能者莫不慕

之古所謂偉男子者公非其人耶公常言人無不  
死官無不休其存心蓋如此卒之求仁得仁以無  
負其志一何壯也西巡錄若干卷皆陝臺所撰奏  
議多見施行不但忠肝義膽皎如天日而條陳明

暢抑非儒吏之兼長者不能是則國脈元氣於  
是乎在豈直文字云乎哉公初謫過蘇詞色雍容  
險夷不驚今蒙恩賜還可以為君王恕跋盧氏

家乘右戶由乃盧氏縣取汝明先生初受廬時所  
給公據是其領鄉薦時所受墓誌是其子清

惠公為黃門時誌先生之墓者其文則豐城黃冢  
宰公之所撰也墓表是清惠公為都運時表先生  
之墓者其文則南郡楊文定公之所撰也先生恕

不及見矣景泰癸酉恕以大理寺副請假西歸得  
拜清惠公于陝西行臺時公以少司寇節鎮其地  
明年甲戌回京始識先生之孫大宗伯好問時好

問初登進士為庶吉士也計今已三十七八年矣  
茲又幸得與好問同朝頗相知以故稔聞先生  
出處德善之詳今由此卷觀之奚啻親見先生之

面非惟起怨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為  
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聞望顯融  
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著勲賢俱至上卿者

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業出際明時  
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厥後子為大  
司寇孫為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烈世豈多得  
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矧大司寇大宗伯相  
繼登庸復有功德及人未可以涯涘測邵寶測影  
吾知取氏之子孫嗣是而益昌大也



臺考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

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

下濶高丈餘廣半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

景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壘為

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

達于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

精密最北一石為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

老相傳為量天尺又小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

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

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

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

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

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

時邪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

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

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

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姑記茲臺之制以備

考彭澤與李巡撫書略魯齋踐履篤實出處分明

於用夏變夷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

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齋遺書併集奉臺下

副提學憲使編校為全書亦感舉也又云灑池月

川曹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已

李夢陽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

之斯文也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

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豎國之

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

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

崔銑均田議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

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額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簪  
業貧民仕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家穀  
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席綺侈以相競貧者衣  
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  
許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衆口  
稍喧尤為二豪扇搥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  
壹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  
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屬傳  
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  
騎擁於衢術墮制度夷等威視而泛常宜儆古限  
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主共辦肥瘠高田宜  
下田宜早互乘除之然乃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  
不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後有定數各嚴立罰以  
不遵夫水旱之虐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  
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相自磁至湯纔越百里  
有大川四溢漳洹湯秋潦溢壞禾萬畝榻側寵  
悉變沮如古所開十二渠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  
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  
舉夫歛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既督備  
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終是

故禮教興而  
頌聲作矣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二

藝文六 書目

經 易說八卷寬 易傳二卷周王 易傳二卷蔡公 周易

註十卷荀 集註周易十卷周 周易註七卷 周易

畧例義一卷 論語釋疑二卷俱王 繫辭註二卷

卦註三卷俱 易註十卷 周易文義二卷 春

秋義函傳十六卷 周官禮十二卷 春秋序論

二卷俱干 歸正易十卷劉 易論七篇注 周易註

十卷姚 易林十六卷魚 易林二十卷慶 周易論

十卷周 易傳十卷 周易言象外集十卷俱王 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口訣義六卷史易論三十三卷王昭素周易解五

卷古易傳十卷 書說一卷 詩說二卷 春秋

傳二卷 論語說十卷 孟子解十四卷俱程春

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 春秋左氏註十卷

左氏膏肓 釋病一卷 春秋成三說九卷 春

秋塞難三卷俱服虔易說三卷 註鑿辭二卷 大

學中庸廣義一卷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疑孟

一卷俱司馬光兼山易解二卷 中庸說 卷俱郭兼

山遺學六卷 易著卦辯疑序三卷 春秋說一

卷俱郭易學辯惑一卷温邵伯周易解義取南撰著

古法鄭周易約說趙善古易十二卷 周易音

一卷俱晁周易輯聞十卷 筮宗一卷 易雅一

卷俱趙汝楨易圖說二卷吳仁傑周易原旨六卷保尚書

雜記三十二篇周防古今尚書釋義郭忠恕毛詩二十

九卷 詩故訓傳三十卷俱毛萇詩緯十八卷 春

秋緯三十卷 孝經勾命訣六卷 孝經援神契

七卷 孝經緯五卷 孝經雜緯十卷俱宋詩次

一卷 詩地理攷六卷 王會圖解一卷 集解

踐祚篇一卷 集鄭康成易註一卷 六經天文

編六卷俱王應麟春秋摘微四卷盧全春秋傳十卷許湯

易



章句十卷 易傳外編一卷 古易攷一卷 春

秋顯微例目一卷 論語傳二卷俱程迥 春秋集解

三十卷呂本中 禮記說李格非 石經論語三卷 月令

章句十二卷俱蔡邕 書儀疏一卷周捨 書儀二卷鄭餘慶

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 論語註解十卷 論語筆解

二卷俱韓愈 集議孝經一卷荀勗 論語解十卷尹焞 論語

解十卷謝顯道 論語體畧二卷 論語隱一卷俱郭象

中庸說一卷程顥 三聖樂書一卷 大樂圖儀二卷

俱宋祁 大晟樂書十卷 雅樂圖譜一卷俱劉炳開寶

通禮二百卷劉溫叟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盧多遜

經異義十卷許慎 表孟子上下篇利和 四書詳說曹端

史越絕書十五卷端木賜 漢書音訓一卷服虔 漢書音

一卷 論前漢事一卷俱諸葛亮 漢書音義二十四卷

漢紀三十卷俱應劭 漢紀三十卷荀悅 晉書二十卷干寶

開元實錄四十卷張說 帝歷二十卷庾亮 齊史十卷

梁史十卷 陳史五卷 周史十卷 隋史二十

卷 唐書一百卷 唐春秋三十卷 唐太宗勳

史一卷 貞觀政要十卷 唐書備闕記十卷

中宗實錄二十卷 睿宗實錄五卷俱吳兢 唐順宗

實錄五卷韓愈 仁宗實錄二百卷韓琦 三朝聖政錄十

卷一百一十五



卷經百官公卿表六卷 考異三十卷 歷年圖

七卷 通歷八十卷 舉要歷八十卷 資治通

鑑二百九十四卷 資治通鑑節六十卷 俱司唐

言列傳 宋 紀年通譜十二卷 宋 史評四卷 經史

說十卷 俱程 國朝會要訓鑿圖 李若谷 國紀五十八

卷 徐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薛居正 正史削繁十四卷

阮孝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五卷 三朝紀十卷 俱

夷 唐宜鑿春秋世論三十卷 江休復 五代春秋二卷

洙孫氏唐書 孫之 孝和中興故事三卷 張齊賢 通鑑

地理攷一百卷 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 通鑑

答問四卷 俱王應麟 周書音訓二卷 唐書修問 俱王

子乾鑿度二卷 坤鑿度二卷 蒼雅 俱蒼頡 伊

五十篇 伊尹 內觀經一卷 化胡經十卷 黃庭

景經三卷 道德經二卷 俱李耳 老子註二卷 河上公

周易玄悟髓訣一卷 射覆歌一卷 老子指歸

十三卷 鬼谷子三卷 關令尹喜內傳一卷

還丹歌一卷 俱王詡 閻丘子十三篇 閻快 老子畧論一

卷 王弼 列子八卷 列禦寇 漆雕子十三篇 漆雕開 公子

四篇 魏公 莊子十卷 莊周 尉繚子五卷 尉繚 管子十八

卷 弟子職一篇 俱管夷吾 吳子三卷 吳起 魏公子十二

卷

卷



篇無公孫龍子三卷公孫龍寧子一篇寧馮子十三

篇馮世子二十一篇陳碩鄧子二篇鄧申鑒五卷

荀子三十三篇荀悅慎子一卷慎到李子三十三篇

李商君書五卷公孫鞅墨子五卷墨翟蘇子三十一篇

蘇秦韓子二十卷韓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倪子

九篇倪寬新書十卷 五曹官制五篇俱賈誼賈子八

篇賈山鹽鐵論十卷桓寬晁氏新書七卷晁錯獨斷二卷

論衡二十九卷 感騷三十篇俱應奉晉中經傳

十四卷荀勗正言十卷 立言十卷俱干寶春秋斷獄

三百五十篇 風俗通義十卷 漢官禮儀十卷

漢朝駁議二十卷俱應劭淮南子註三十一卷 說

文解字三十卷俱許慎高隱傳十卷阮孝緒中論六卷

徐幹雅琴龍氏九十九篇龍德戰國策論一卷 論路

二十一卷俱延篤劉氏政論五卷 書數一卷俱劉廙

士緯新書十卷姚信古人善言二十四篇范泰洞冥記

四卷 拾遺一卷俱郭憲地形志八十七卷庾季才莊

子註十卷郭象家訓七卷 訓俗文字畧一卷 急

就章一卷俱顏之推老子音一卷 註老子二卷俱登孫

子抄三十卷 列女傳三卷俱庾仲容汗簡八卷 佩

觴三卷俱郭忠恕天機子一卷 陰符經註一卷 陰



符元機一卷 中台志十卷 閩外春秋十卷俱李

奎性說一卷 問答雜說一卷俱郭 莊列指歸王

國語補音三卷 楊文公談苑八卷俱宋 二儀實席

錄衣服名義圖一卷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俱袁

集註大玄經十卷 集註法言十三卷 潛虛論

一卷 註老子道德經論二卷 集註太玄經八

卷 集註揚子十卷 文中子傳一卷 類篇四

十五卷 名苑一卷 家範十卷俱司 河南師說馬光

十卷韓元 性書一卷程 程氏雜說十卷程 皇極經

世書六十卷 無名公傳一卷 漁樵問對一

觀物外篇六卷俱郭 觀物內篇二卷温 玄解四

卷 玄歷一卷俱許 太極外傳因說共八卷晁以

金鑰二卷 蜀爾雅三卷 古字畧一卷 雜纂

一卷俱李 乾膜子三卷温 蒙書十卷 神明逸

集六卷俱种 開寶長定格三卷盧多 玉泉講學一

卷 太玄補贊一卷俱程 太極圖解 家訓輯畧

俱曹

●蔡中郎集二十卷 勸學篇五卷 聖章草三

卷俱蔡 大樂雜歌詞三卷 大樂歌詞二卷 晉

燕歌詞十卷 雜撰文章家集序十卷俱荀 胡笳



錄一卷 胡笳調一卷俱蔡琰 陳思王集十卷 列

女傳頌一卷俱曹植 司徒集五卷陳羣 通俗文一卷服虔

丞相集二十五卷 貞潔記一卷俱諸葛亮 阮嗣宗集

十卷阮籍 庾開府集二十卷庾信 王孝逸文集三十三

卷王貞 洪厓先生傳一卷 梁四公記一卷 張燕

公集三十卷俱張說 岑嘉州集十卷岑參 賈幼幾集十

卷賈至 次山集十卷 篋中集一卷 浪說七篇

漫說七卷 琦玕子集一卷 文編十卷 南華

通微十卷俱元結 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一卷俱韓愈

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 集梁詞人麗句一卷

李義山集三卷俱李商隱 鼎國詩三卷李商隱 承旨學士院

記一卷 長慶集六十卷 外集一卷俱元稹 毗陵

集十卷獨孤及 樊子集三十卷 魁紀公三十卷

絳守園池記註一卷俱樊宗師 長安圖記一卷呂大相

臺志十二卷 安陽集五十卷 慶曆編敕二十

卷 諫垣存稿四卷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俱韓琦

鄭平章集五卷鄭畋 開元昇平源記 吳學士文

集 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俱吳兢 孫漢公集三

十卷孫何 帝譜世本一卷宋均 天聖編敕十二卷 景

文靖公集五卷 試策一卷俱呂夷簡 景祐集韻十卷



宋景文筆錄三卷 宋元憲集四十卷俱宋 宋景

文集一百五十卷 掖垣叢志一卷 尊號錄一

卷俱宋 霏雪錄 嵩陽集俱劉 半齋集劉師 西漢

詔議 文康集四十卷俱王 簡顯奏議四卷傳堯

富文忠劄子集六卷 文集八十卷 天聖應詔

集十一卷 諫垣集三卷 制草五卷 表章三

十卷 安邊策一卷 奉使別錄四卷 青社賑

荒錄三卷俱富 宋文安集一百卷宋 尹師魯集二

十卷 書判一卷俱尹 文集一百卷李若 尹子漸

集六卷源 江隣幾文集二十卷江休 洛陽縉紳舊

聞十卷 同歸小說三卷俱張 洛中記異十卷齊賢

思 翰墨叢記五卷康 秀水閒居錄三卷朱勝 延休

集六十卷韋承 却掃編三卷徐 花譜二卷張 四時

成法一卷劉 集靈記二十卷顏 之百志詩集五卷

搜神記二卷俱干 仲容文集二十卷庾仲 家傳二

卷 辯欺錄一卷俱韓 孫威敏征南錄一卷滕南

陽先民傳三十卷未 祖宗獨斷一卷 寓山集十

二卷俱陸 温公傳家集三卷 文集八卷 書儀

一卷 居家雜禮一卷 官制學制名一卷 詩

話一卷 河外咨目三卷 遊山行記十二卷

六



醫問七篇 翰林詞草三卷 涑水記聞十卷

温公日記一卷俱司馬光 呂正獻公集二十卷 申公

掌記一卷俱呂公著 明道集四卷 遺文一卷俱程顯 伊

川集二十卷 程氏祭禮一卷俱程順 邵氏聞見錄

十卷 續聞見錄十卷 襄德集二卷 邵氏辯

誣一卷俱邵伯温 詩集十卷劉庭芝 元振集二十卷郭姚

文獻文集十卷姚崇 駕部詩十卷祖咏 少傅集二十卷

張謂 擊壤集二十卷邵雍 義陽志八卷關良臣 程氏文集

十二卷程南陽 集二十卷 持國詩三卷俱韓尹

和靖集二卷 附集一卷俱尹焞 戶口田制貢賦書

乾道振濟錄 醫經正本 乾道新書 三編圖

義 淳熙雜志 南齊小集俱程迥 婆娑集三十卷

崔鷗 箕穎集二十卷曹組 傳忠肅集三卷傅察 陳簡齋集

二十卷陳與義 許彥周詩話一卷許顥 雷溪集畧八卷

四六話一卷俱王鈺 四六談塵一卷 藥寮叢稿二

十卷俱謝叔 薛文惠公集三十卷薛居正 趙康靖日記

一卷趙槩 巖壑老人詩文一卷 樵歌一卷俱朱岳

武穆集十卷岳飛 深寧集一百卷 玉堂類藁二十

三卷 掖垣類稿二十二卷 漢藝文志攷證十

卷 蒙訓七十卷 小學紺珠一卷 詞學指南



四卷 詞學題苑四十卷 筆海四十卷 姓氏

急就篇六卷 漢制攷四卷 小學諷詠四卷

玉海二百卷 困學記聞二十卷俱王應麟南澗甲乙

稿七十卷 焦尾集一卷 桐陰舊話十卷俱韓元吉

王司業集二十卷王速翼騷一卷 文集五十卷俱黃

伯思濟溪老人遺稿一卷李迎石田集一卷劉渙續因話

錄二卷 文集五十卷俱梁周翰開府集三十卷 後

集二卷 江詹事集一卷俱江總金陀粹編二十八

卷 金陀續編三十卷 愧鄰錄十卷 程史三

十卷 岳飛事實六卷 辯誣五卷俱岳韓中書

集五十卷韓翊盧玉川子詩集一卷盧全武 兩淮集

卷武元衡握蘭集三卷 金筌集七卷 外集一卷

俱溫庾筠雲臺編三卷 宜陽外編一卷 鄭魏仲先

草堂集二卷 鉅鹿東觀集二卷俱野 呂文穆集

十卷呂蒙正甘棠集一卷孫僅种隱君小集二卷种放 慶

湖遺老集二十卷賀鑄歸叟集一卷工直陳留集一

卷江端本憲父詩集三卷畢憲廬阜紀遊一卷 花翁

集一卷俱孫惟信海溪詞一卷史達邦秋澗集一百卷王惲

至正集一百卷許有壬雪齋文集楊樞牧菴文集姚燾 吳

待制文集二卷吳炳魯齋全書十卷詩十四經發揮



二卷 胗家樞要一卷 難經六義一卷 讀傷

寒論抄 素問抄一卷 俱滑 崔之詩集 崔顯 石田文

集五卷 馬祖 穆參軍集 穆脩 魯文靖公集六十卷 李

魯 文通集九卷 後集十卷 擬古詩一卷 俱江

僕射集十一卷 范 諮議集九卷 宗 都官文集六卷

江 河間集十一卷 二京賦二卷 俱張 劉氏文集

十一卷 後集二十二卷 俱 劉潛丘藁三十卷 王

弘正集二十卷 周弘 蔡氏集五卷 蔡景 中丞集十

卷 謝 孝公集三十三卷 王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三

藝文七 碑目

漢陳留太守程封碑開封酸棗令劉熊紀績碑延津

老袁良碑扶溝袁勝碑開封西平令楊期碑開封征西

將軍楊僅碑開封大司農陳君碑開封邊讓碑開封董

碑開封李固碑懷慶孫嵩碑密縣王章碑密縣司徒從事郭

君碑孟縣北軍中侯郭仲奇碑濟源封觀碑陳州桐栢淮

源廟碑桐栢安平王相孫根墓碑密縣老子銘唐縣固始

令段君碑光州河間相張平子墓碑鄧州郎中王政

碑濟源蕩陰令張君碑湯陰冀州從事郭容碑濟源園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君碑南陽太尉劉寬碑有三俱尉氏令鄭君碑尉氏

山陽太守祝睦碑城繁陽令楊君碑鄉邊韶碑開封

洛陽橋石柱銘洛陽南陽太守秦君碑南陽喬玄碑永城

太尉楊震碑鄉陳寔壇碑城拓令許君清德頌城

司徒盛允碑城太尉郭禧碑州太尉長史張敏碑城

南陽賈彪廟碑息縣都鄉正街彈碑汝州漢陽侯焦立碑汝州

山梁相孔耽神祠碑永城許由廟碑汝州郭奉孝碑汝州

王君造四縣邱碑陳州范蠡碑南陽繁陽令楊君碑鄉

高陽令楊君碑鄉慎令劉君墓碑夏邑楚相孫叔敖鄉

碑固始魏文帝受禪碑許州魏公卿上尊號碑許州酸棗許州

令母丘悅碑開封隱士程冲墓碑開封節婦白氏碑冲之

妻碑御史大夫袁渙碑開封鍾繇墓碑尉氏管寧碑密縣

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王思賢碑開封豫州刺史賈逵開封

碑陳州邴原碑密縣南陽太守卜統碑未詳葉公廟碑葉縣

征南軍司張詹碑南陽蜀郡太守王子雅碑南陽阮籍南陽

碑開封潘岳碑開封尉氏令陳君單碑未詳張愷碑陝州後

魏孝侯碑開封章陵太守呂君碑鄧州石佛像碑衛州孝

文帝弔比干文衛州中嶽碑登封東魏膠州刺令祖淮

碑密縣大覺寺碑洛陽北齊馮翊王平等碑洛陽赫連子

悅清德碑許州後周河濱碑未詳隋善寶寺碑開封孝友



朱先生碑永城唐東平王寫真院記開宰堵波幢銘

開考城令王列德政碑開尉氏令李良清德碑開

陽武令陶公復故縣記開扶溝令馬公德政頌開

潘孝子碑開陽公舊隱碣陝州嵩嶽少林

寺碑登少林寺靈運禪師塔碑登少林寺戒壇銘

登達奚珣遊濟瀆記濟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銘濟源

張敬因碑臨元結墓碑榮陽八關齋碑歸德虞城令李

公去思頌虞城吏部郎中楊仲昌碑陝州召伯祠堂記

陝州萬回禪師碑陝州靈寶令李良德政頌陝州虞城令

李錫去思碑虞城測景臺記登嵩嶽廟碑登澠池縣

復南館記汜鄭州刺史李淵造石像記鄭州秦五穀

大夫碣鄧州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孟縣廣成子廟碑

汝州等慈寺碑孟縣光州刺史郭道瑜德政碑光州節度

使鄭公神道碑滎陽故相權公墓碑洛陽范文正公神

道碑洛陽大唐紀德頌孟縣登封紀號碑登封千字文傳

智永書碑末有虞世南小楷七十八字開白尚書

碑汝陽嵩山啟母碑銘登封帝京篇開大雲寺講堂碑

陳州禹廟寶林寺二詩開鄭都督墓碑密縣濟源令房

瑄遺愛碑孟縣容州都督元結碑汝州商州刺史歐陽

璉碑鄭州嵩州都督姚懿碑陝州贈比干銘衛輝砥柱銘



孟刺史李適之德政頌唐縣淄川縣令裴大智碑孟縣

唐建福寺三門頌開封龍興寺碑陳州忠烈段大尉廟

碑鄭州虞城縣令長新戒虞城虞城令李公去思碑虞城

靈寶縣令裴遂遺愛碑陝州吏部郎中楊仲昌碑陝州

汝州刺史李深碑汝州長樂王碑許州宋仁宗飛白碑

許州晝錦堂記安陽水頭鑊銘祥符金剛像銘祥符寶靈寺

碑汝州茶榜登封浮丘公靈泉記偃師宋建漢高祖廟記

永城陳文惠公神道碑新鄭歐陽文憲公神道碑新鄭

程先生墓碑洛陽中書令何公神道碑洛陽節度使趙

公神道碑洛陽太子少傅薛公神道碑洛陽普嚴祥院

記裕州靈泉碑鄭縣大相國寺重修記祥符任氏四世

居記新安黃河隄防記一在虞城一在孟縣滏陽河防記磁州馬

砲泉感應碑鄭縣重修馬仁陂記泌陽鄭莊公廟記扶溝

南康路李公神道碑祥符楊忠肅神道碑祥符楊忠穆

神道碑祥符高左丞神道碑祥符完顏府君神道碑封丘

郭元帥墓碑汝陽馬文貞公神道碑光州清河郡侯張

公神道碑鞏縣三司大使程公墓碣偃師蕭孝子墓碑

武涉郝文忠公墓記孟縣長樂阡表汲縣王文定公神道

碑汲縣姚文獻公神道碑輝縣許魯公神道碑安陽邢安

惠公神道碑安陽安忠敏公神道碑磁州胡尚書神道



碑武安臨汝郡公墓碑豐大聖寺藏經記榮陽純陽觀

碑密縣洞真觀碑新安太初宮記靈寶靈虛觀碑靈寶栖霞

觀碑林縣碧虛觀記汝州清溪觀記汝州清和觀記新麻安

衣子神宇記內鄉天寧寺記彰德瑞麥頌碑洛陽老子故

宅記靈寶洧川尹韓公德政碑洧川牟尹田君遺愛

碑中牟柘城令李公德政碑柘城夏邑尹商君去思頌

碑夏邑薛君去思碑夏邑永城尹張公去思碑永城鹿

邑尹吳公德政碑鹿邑寧陵趙侯去思頌寧陵許州衛

君去思碑許州劉侯民愛碑許州郟城劉令遺愛碑郟城

長葛令崔公遺愛碑長葛卓令列傳碑密縣明格公去

思碑密縣鄭州劉使君遺愛碑鄭州潘令政績碑陽

阿達實公德善記真陽西平尹和公去思碑西平王彥

和去思碑光州陳公紀勲碑內鄉葉縣監納速兒丁善

政碑葉縣鄭侯去思碑登封達魯花赤按灘普化德政

碑盧氏張公德政碑盧氏萬戶李羅公德政碑修武衛州

黃公德政碑衛輝胙城尹姜公德政碑胙城涉縣尹王

公去思碑涉縣魯山尹魏公惠民碑魯山儀門曹氏世

德碑銘永城衛郡公墓公世德碑銘新鄉漢忠臣杜喬

碑磁州孝子王祥碑洛陽明真博濟禪師演公道行碑

彰德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四

辨疑

志成矣余摘其疑謬不足以信今而傳後者稽之  
且辯也蓋曰無使前人過矣乃又令後聞者倚撫  
而詆呵邪或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古之訓也今  
何可廢諸余曰否否志之作也剖析隱贖章明往  
昔所以示來代也乃若目求影而忘形耳緣響而  
失聲旣灼然知其非矣其奚容以默邪於是作辯  
疑志

許由

張華博物志稱許由避堯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許大者爲之機賜叔愛曰抄



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  
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  
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  
事但周之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  
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  
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  
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  
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茂之耶揚誠齋有詩子  
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啟母化石嵩山之陽  
詩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啟母化石嵩山之陽  
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啟母石郡  
志載淮南子云啟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輶  
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  
鼓塗山來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  
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啟蓋此石是何其誕也  
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  
其勤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  
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  
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  
之而獨避其所配耶一山之化熊而不自化於石

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  
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  
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亭城舊志亳城在歸  
石為啟母此墓何為者耶亳城德府東南四十  
里為契父帝嚳所居蓋相傳者之誤立政曰商有  
三亳解者曰一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三十里帝嚳都此  
是曰西亳一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都  
此是曰南亳其地與葛伯為鄰今寧陵之葛鄉即  
其國也一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湯受命之處  
是曰北亳今據鄭玄孔安國及括地志俱稱湯自  
商丘而遷蓋自南亳而徙西亳書所謂從先王居  
是已至于盤庚渡河南遷則又帝嚳之故都也故  
曰商之三都亳俱空桑呂氏春秋有仇氏女子採  
當以偃師為是空桑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  
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  
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東走毋明日視白出  
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  
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既盡沒  
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  
於無人之境其事詳復得而傳之惟誕不經所宜



刑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 **伊尹負鼎** 伊尹

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也 **伊尹負鼎** 伊尹

以干湯謂尹有鼎負之才也猶書曰迂 **微子** 史記

衛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微子** 宋世

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手把茅或謂

既面縛何以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

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羔羊

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

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

百縛乎且抱器入周亦必無之劉敞曰古者同姓

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 **首陽**

齊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首陽**

**山** 首陽山按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商

伯夷叔齊隱此又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

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夷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

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

苟存與其仕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饑餓而死其詩登彼西

山西山即岐陽之西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

又云在隴西及考山西通志首陽山在蒲州南四

十五里一名雷首又 **方山** 夷齊隱居之地墓祠

俱存又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山名首陽史記伯

夷傳馬融注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

伊尹負鼎 伊尹

微子 宋世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

首陽